

赴本倉上納。以爲常平之本。行令該管官員隨時米價貴賤。依擬糶糴。若本倉糧米積至四五十萬石。恐至陳滯不堪。方准作正放支。就將本年臨船兌支。所省糧米。照依前數運納。以爲常平之本。務使新舊相更。貴賤相濟。倉有餘糧。歲荒無缺食之憂。市有平價。年豐無傷農之慮。寔爲便益。

一類解文冊。竊惟政以靜爲善。今以簡爲良。則下人易于遵行。臨事免于費擾也。照得南京各衛所軍伍俱自永樂年間分調。所存者十無三四。人少多差。乃

倍于舊。且如一年之間。該造文冊。無慮二十餘起。攢寫之勞。裒斂之費。所不可言。近雖稍減。而勞人費事。尚有存者。如每歲春季。各衛將舊年已支錢糧數目。攢造文冊。名爲歲用。及至冬季。又將次年該支錢糧數目。攢造文冊。名爲歲支。俱要差官赴京。送繳戶部。南京共該五十餘衛。每衛一年。差官二次。約計一百餘員。造冊之際。費掇可知。至于往回路給。皆從槩衛貼辦。侵漁科斂。日益歲增。衛所憊困。何由甦息。况所支用錢糧。俱係南京管理。造冊查對。理所宜然。繳送

戶部無大關係，如蒙乞勅該部將前項文冊行令各衛，依時攢造，每年二次，通送南京戶部查對明白。待有本部公差官員，通齋類繳戶部，庶軍官免跋涉之勞。衛所省科斂之弊，亦省事便人之一端也。

一併省重複，竊惟恤民莫大于惜財，惜財莫先于省事。蓋事多則費廣，財費則民窮，乃理之必然者也。照得南京內府各庫，先因管庫官員作弊，偷盜官物年久，一旦以火遮飾，不惟罪得苟免，又且勞費蓋造，今復奏行工部，每年春秋二季，用工修理，任從該庫破

調損壞滲漏去處，動用物料人匠，其費不貲，仰惟

朝廷于凡宮殿

宗廟社稷等處，事體最為重大，俱

無一年二季修理之例。何獨南京各庫重複勞費，無有窮已。再照成化年間欽差內官二員前來南京督理織造，開局置机，勞民動衆，拘役之艱難，供億之騷擾，月益日增，民不堪命。弘治初年，已蒙 聖明特詔

停止，內官取回，中外臣民不勝慶幸。近年又復差遣內官二員前來，仍前織造，緣所織造絳絲紗羅，果係上供，九重內奉三宮之用，雖官司竭營辦之勤，百

姓極科衷之重，分所宜然，不敢辭免，但所織造不過用克內外官員不時賞賜而已，其各布政司南直隸各府歲織造內酌量改造進用，亦無不可，臣等已于弘治十年四月內因遇災異陳言會議，奏請乞暫取回，未蒙 兪允，忽于今年十月，又復蒙差南京內官監太監鄭山，亦于前項織造去處管理織造，緣係挨輪年分接續幹辦，所理既無別事，委任何必人多，况逐日供給之費，各項役使之入，陡增一倍，民實不堪似此事關一體，差至三人，重復勞費，無有窮已。如蒙

伏望 聖明俯賜恤民隱，大惜財用，事于重複，少賜併省，特勅該部通行南京工部將內府各庫一年二季修理事例暫且停止，果有滲漏損壞之日，聽令照依具奏，計勘明白，方許興工，其新添織造內官，乞賜革罷，所織段疋等項，併于先差內官管理，如此庶事稍省，而民心可安，民少安，則 天意可回矣。

一減省供應，照得南京光祿寺，遞年醃臘活鹿一百五十一隻，天鵝四百六十三隻，俱係直隸安慶等府廣西湖廣等布政司地方採捕解納，有起自三四千

里路來者有起自一二千里路來者俱候小雪節解到係是山澤之性沿途餒養艱難多致瘦損到此之日依期宰醃用鹽太少天熱生虫用鹽太多苦鹹無味又要打造木櫃裝盛起撥馬快船隻運送及至到京不堪供應及本寺做造菜臺俱于每年二月分起手採取晒晾做造每三日一換厨役餘下一百名動經四五十日方纔完備起撥馬快船隻差撥經手官厨解送在途遷延日久停放過時多有變味不堪供應竊照活鹿天鵝菜臺北方所產處處有之非比別項時鮮北方所無者依時上進豈敢缺悞况做造不法進用過時以致味變不堪供應而小民之採納艱難道路之應付騷擾有費無益莫此爲甚如蒙乞勅該部議擬合無每鹿一隻徵價二兩天鵝一隻徵價五錢行令各司府照數煎銷成錢差人解部轉發光祿寺收貯凡遇缺用天鵝活鹿照依時價收買供應其做造菜臺暫且停止實爲便益

一署掌印信竊惟體統正則下有法守委任定勳事易遵行照得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

官近年雖設正佐二員，偶遇事故，或有正佐官兩缺之時，堂上印信不免暫委子部郎中等官署掌，緣委官與各屬官分係同寮，不相統攝，凡諸行事，謹備聽從，體統不正，事難辦理。又况官賢否不一，錢糧刑名等件，出入謙擬之間，乘此閔隙，而輕重其心，高下其手者，未敢保其必無。廢務妨公，大率由此。欲懸在京事例，奏請差官署掌，又往來動經數月，愈至悞事，合無今後遇有前後衙門缺官掌印之時，行移南京吏部，如吏戶禮兵工各部通政司有缺，就于各衙門堂上官內輪流署掌，如此則體統不紊，上下相安，公道安而衆務舉矣。

一稽核名實，竊惟天下之人才，其養也皆以學校，其進也皆以科貢，入官之後，考績幽明之說雖同，循名稽實之法獨異。今州縣之官，發身進士者，或三年四年，有旌擢內遷之典，而非出進士者，則寥寥無聞。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之降才，未必爾殊，其間豈無立志操心，奉公守法，思欲與科第齊者，惟是激勸之

典既無及已。而考績之法。又復頻仍。不免于計日謀身。雖妨政害民。亦不暇恤。其出進士者。固多顧惜名器。然其間。亦豈無肆志妄爲者。惟是已之地位。既殊。人之相待。又異。雖有濂官曠職。妨政病民者。人亦防其後達。曲賜優容。夫作人之道。全在鼓舞變化。而考績之說。同一黜陟幽明。今鼓舞之法。既獨行于進士一科。而考績之法。又獨嚴于發身舉人。歲貢者。遂使有志者變爲無志。欲効者不獲自効。徇名失實。莫此爲甚。如蒙乞勅該部。今後州縣親民之官。不必專論

其出身。惟當稽核其名實。其奉公守法者。雖非科目。亦加旌擢。肆志妄爲者。雖出科目。亦不苟容。公共一視之仁。使人皆知自奮。時其考察之令。使人皆得自効。凡巡撫巡按監臨等官。具揭帖報賢否者。不得以奉承之能否。而輕爲高下。操予奪黜陟之柄者。不得徇一言之先入。而遂廢諮詢。俾賢者得久任。以自効。不賢者不徼倖。以苟容。將見公道大昭。名實不紊。而人皆蒙其惠矣。

重內 論 其 事 權 大 勢 乎 然 人 才 賢 否 所 不 可
一均平銓選。竊惟自古建官。惟能立賢無方。初無內

外遠以此格也近親疎之別。果賢能邪。雖外而疎遠。在所必取。

果不肖邪。雖內而親近。在所必棄。我太祖高皇帝

定鼎金陵。稽古建官。著為定制。自後肇建北京。改為

南京。然而諸司之建置不移。各官之職任如故。誠立

萬年不拔之良法也。奈何近年以來。兩京官職出身

既同。除授不異。及其遷轉之際。乃相懸絕。且如在京

科道部屬官員。在外則陞僉事。叅議。知府。副使。叅政

在內則陞太僕。大理。寺少卿。及通政司叅議。今南京

科道部屬官員。止陞僉事。知府。亦且淹至七八年之

外官。統得行取。而南官終不得超擢。此大不均。

久而後得。間有一二陞為光祿少卿。通政叅議。按察

司副使者。其他職事稍尊。絕無可望。以致各官退有

後言。以為兩京官員。均為京職。均効勞勩。若使其不

肖者。黜降不異。則賢能者。遷陞宜同。今乃素越異視

爾我。隔藩。况南京。祖宗根本重地。又非其他疎遠

之比。借曰兩京官員多寡之異。大率不出三分之一。

彼處其二。此獨不得與其一乎。如蒙乞勅該部。今後

南京官員少。均遷叙。其間果係賢能之人。不惜處以

稍尊之職。庶人心無不平之嘆。而銓選得均平之理。

矣。

一照例附選竊惟銓選固貴均平淹滯尤當疏導則人無南北缺望之心事得彼此歸一之善也照得兩京國子監監生俱蒙 朝廷作養其分撥各衙門歷事歲月皆同而附選之先後獨異查得在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月考勤之後卽得奏行吏部附名選部付選之後仍令歷事一年聽候挨次取用今南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月考勤之後直至歷滿方得附選中間或遇丁憂事故等項回還原籍服滿方來補歷

淹滯歲月侵尋衰老其爲抑鬱不言可知夫以三月同一考勤而附選之期南之視北乃差至一年之久雖稱南北人數多寡不同亦不宜懸絕至是合無今後南監監生歷事三月考勤之後一照在京事例聽從南京吏部先將各籍奏行吏部附選仍舊照例歷滿一年聽候挨次取用庶事體得以歸一而人才可免淹滯矣

一湔滌過名竊惟天地生成之德不以遠近而殊則朝廷造就之恩亦不以遠近而異况南北皆謂之

京師大小均謂之京職。而祖宗根本之地尤所當厚者乎。伏睹每歲十二月內，節該欽奉勅諭，禮部三法司，茲者春陽肇序，萬物咸亨，在京文武群臣除贓罪外，有犯公私過名紀錄在官者，悉與湔除，俾圖自新。欽此。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一蒙恩詔，咸得自新，去瑕滌穢，不致廢棄，孰不感激奮發，爭圖報效。惟獨南京各衙門大小官員，授職皆同，釐務無異，或有纖芥之過，不蒙湔除之恩，其間一考稱職官員無由請封，六年署職官員無由授實。九年通考，遂得叙遷，仕途有此躲悞，中心未免拂鬱。近該禮部題十月二十五日欽奉勅諭，文武群臣欽此，照南京係祖京根本重地，其文武衙門與在京事理相同，合無謄黃轉行兵部，差官馳驛，賫捧前去，各該衙門一體欽遵。知會等因奉聖旨是。乞令照依前例，謄黃欽遣賫捧前來。南京各衙門有過官員一體湔除，俾圖自新，庶得恩典均沾，人心感發，實為便益。

一疏通鬱滯，照得近歲以來，文職官員多有緣事降調，或以陳言或因小過，或為豪右之排斥，或被誣奏

而陷害吹毛以求其疵洗垢而索其癥于其迹雖若可罪原其心亦無非欲攄誠悃少圖萬一之報爾然一蒙謫降久未收復則其鬱滯豈直匹夫匹婦之比也伏望 聖恩憫人才之有用念過失之可原乞勅吏部通將弘治六年以後欽蒙降調官員查照原擬應該復職者仍令復職以沛曠蕩之恩以全公平之體如此則凡在臣工豈不倍增感激之私圖盡報稱之力鬱氣消而和氣臻矣

一寬免違限查得見行事例舉人告入監并監生願就教職考不中復監者俱除水程四十五日外仍除一個月若患病有堪信文憑仍除三個月過期者送問除遵行外夫謂之舉人入監者指新中未入監者而言若舊中已經坐監者不在其數謂之監生復監者除舊貢已入監者而言若新貢未曾入監者不在其數今告入監舉人不分舊中已曾坐監及願就教職考不中復監監生不分新貢未曾入監但有過期一槩送問似與前例不合及查得除授官員赴任過違憑限半年之上方送問罪其舉人監生止許四月

未免過嚴。况各生違限到監。坐班月日虛曠。本監自與查算。不得出身。比與官員赴任不同。而各生多係貧難遠方之人。所帶盤纏有限。一經送問。贖罪價銀無從借辦。尤為窘迫。如蒙乞勅禮部議處。合無今後新舊舉人。并歲貢監生。不分入監復監者。過違限期。但有患病等項。堪信文憑。俱免送問。仍行該監嚴查虛曠月日。務要應該撥歷之日。方准撥歷出身。如無患病等項。堪信文憑者。止照官員赴任過限。半年之上事例。方與送問。如此則法令適中。賢才得所。

一慎用將官。竊惟將者兵之司命。國之安危係焉。近聞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官趙梟。各以私憤互相攻訐。煩瀆聖聰。差官體勘。未蒙定奪。及宣府總兵官阮興。又蒙取回別用。且大同宣府乃朝廷之北門。而將官實司北門之鎖鑰者也。方今邊圉未輯。災異屢形。而將官之重。未盡得人如此。萬一醜虜聞風。乘机侵犯。為害非細。有識寒心。固宜早為區處。不可視為泛常。且聞各邊將官有缺。多在京營選補。但此等官員初到地方。夷情未達。邊務未諳。一遇有警。手

足無措。又安敢望其克敵制勝者乎。乞勅該部通將各年各官公舉將材。照例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并掌科道官。從公逐一評議。原舉堪任主副將官。其間或精通武藝。或練達戎務。或弓馬熟閑。或韜略諳曉。或智謀過人。或勇敢出衆。宜用于北者。北邊宣府大同遼東陝西等處地方有缺。挨次奏補。宜用于南者。南方雲貴兩廣四川湖廣等處地方有缺。以近就近。挨次奏補。其有不協公議。及夤緣請託者。俱令革退。其有未經公舉。其已舉未經評議者。無得舉用。至于京營將官。未經行陳。止可存留拱衛京師。如此則南北將官。可冀于得人。而各邊地方可保于無虞矣。

一減省差遣。照得針工巾帽二局。每年奏差內臣四員。前來南京。取用麂皮等項物料。經年動歲。方纔回京。每員取撥六百料馬船二隻。暫座共用船八隻。每船一月索取貼幫銀五兩。一年之間。約取銀四百八十餘兩。及至起程。每船又要脫幫銀五兩。夫甲貧難辦。納不前。百般辱打。隨船什物。因而強搬。怨嗟之聲。

聞者不忍，誠使減此官，則減此船，減此船，則無此害。况南京針工局，邇年常有起運物料，如蒙乞勅該衙門，今後取用前項麂皮等項物件，免差在京內臣。就此其省便行守備太監，督令南京針工并巾帽局，依數造辦。選差的當官一員，起運管送，仍照例會官裝杠，務要十分滿載，不許多占船隻。及將夫甲非理凌虐，索取財物，如有故違，許科道并兵部委官指實具奏，究治庶民害可除，事亦不廢。

一禁約索取，照得馬快船專備裝載官物之用，近年以來，差使浩繁，駕船夫甲，橫被管運內外人等，索謀艱苦，不可名狀。姑以爲害最甚者言之，如南京內官監，年例該運黑沙洲等處蘆柴，計把不啻千萬，占差六百料馬船共一十六隻，隨船水夫約五六百人，每年蘆柴就派水夫各自砍斫，裝載管押官，每船一隻要銀二三十兩，水夫貧難，多將月糧買湊，方免捶楚。及交柴之際，管場官又行索取，每柴一束，要錢一文，柴滿千萬，則錢亦千萬，錢不敷者，百般刁難。及照南京內官監等四衙門裝運蕪湖抽分廠板枋，用馬船

三十餘隻、南京中軍都督府裝運爛泥洲等處蘆柴用馬船十隻、管押人員、往往效尤、逼迫人夫、因而逃竄數多、船隻廢壞、職此之田、如蒙乞勅兵部查例嚴加禁約、今後管押等官、敢有仍前索詐、許令巡江御史密切訪察、叅奏拿問、以示警戒、被害之人亦許指實陳告、其蘆柴數目照數砍裝交納、就行管理、抽分御史臨場驗收、如此則夫船不累、裝運無悞。

一慎重刑獄、竊惟刑以輔治、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本諸此、而爲治者、臣等常見兩京法司推問輕重罪囚、悉發大理寺審錄、情罪相當者、評允施行情、不當罪者、駁回再問、如此可謂慎用刑矣、而尚有稱冤不服罪囚、其在外諸司問理刑獄、秉公持正、而刑罰得中者、固有其人、中間有等矯情干譽之徒、不能體 皇上重愛民命之意、以苛暴爲能事、以刻剝爲盡職、獄獄之際、視人命如草芥、煅煉成獄、問擬斬絞罪名、監候詳謀、或有詞未明、或稱冤不服、恐其反異不便、及未成獄囚犯、一繫輒令獄卒多方致死、殊不知古人用刑、罪疑惟輕之意、冤枉所係、誠可哀憐、上

干和氣致生災變，未有不由于此。及法司奏行差官前去各處審錄重囚，往往圖得便道過家，不及致詳刑獄，雖有審錄之名，實爲虛應故事，如蒙伏望 聖明擴天地好生之德，體日月照察之明，特勅法司，凡遇差官審錄，弗徇私情，務要南方刑獄擬差北方官員，北方刑獄擬差南方官員，其于審錄之際，仍要留心詳審，勿拘成案，情真罪當者，監候奏請處決，其間情有可矜，罪有可疑，及情法不相當者，具緊關略節，招由奏請區處，其原問官員，果有故出入人罪者，依律坐以故出故入之罪，如是失出入人罪者，坐以失出失入之罪，如此庶使在外問刑官員，少知慎刑之意，不行慘刻之科，而刑獄亦得以清，冤抑亦得以雪，人心和悅而災異消弭矣。

一查明禁例，竊惟法制禁令，卽今之律例是也，然非政有定體，何以刑得其平，當此萬國同文之時，豈有兩京異政之理，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山陵宮闕具存，而曲禁周防，乃政務所當悉者，如南京內官監于皇城四門守衛官軍內，每門日撥軍一百名，看守打

掃及南京司苑局日撥金吾後衛府軍後衛上直分
例有內官兼管比因洪武永樂年間許令就于抽分
內取鈔三十貫以爲茶果食用今乃借此爲名百法
巧取如杉楠板每塊籌二根取銀二錢四分杉條五
根籌一根取銀一錢二分柴炭百斤籌一根取銀三
分四分計籌取錢漫無紀極通計春夏有水船多時
月每人約得銀六七百兩秋冬水落之時亦不下一
二百兩因此抽分重大遂至客商阻絕及至各工所
闕領竹木等料又被索取起籌出廠等錢展轉刁難

不肯從公放支月益歲增爲害無已如蒙乞勅工部
轉行各處抽分官員務要奉公守法律已使人不必
以尅下奉上爲能但當以稱物平施爲務其曾經抽
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複抽分仍乞勅南京守備
太監今後差撥抽分內官止照舊數無得過多仍要
嚴加禁約不許似前計籌取索財物及縱容家人伴
當在彼生事其各工所閱支物料明文至日即便放
支不許刁難若踵前弊無所悛改悉聽管理抽分監
察御史等官徑自叅奏究問施行如此則侵尅之弊

可以少除而愁怨之聲可以少弭矣。

一防革宿弊照得禮部所收惟藥材及曆日紙劄二件藥材係湖廣江西福建等布政司所屬并南京無異理須歸一、人易遵守如蒙乞勅法司通查在京近年奏准見行事例比與南京山陵門禁相同者備行南京法司一體遵行仍乞勅南京內外守備叅贊管并南京兵部轉行南京各該監局軍衛務要前項原奉洪武永樂宣德等年間欽依及奏行事例的確全文俱從兵部法司將與在京見行禁例通并叅詳若

係出于一時權宜自當遵依近例爲當明白奏請著爲成法頒行南京如有違犯據憑論斷其有仍將遠年不明事例朦朧搪塞者宜從法司徑自叅究施行如此則兩京無異政衆心有定守而陵闕益尊嚴矣。

一申明舊例照得先該南京總督糧儲右都御史周瑄奏稱南京無籍軍民人等稱爲跟子名色迎接納糧人等取送歌家哄誘銀兩買囑官攢人等通同作弊犯該滿貫徒罪以上就于該倉場前枷號三個月

滿日，照包攬坑陷納戶事例，發邊遠充軍等因具奏。該戶部會議得前件跟子歇家，滿貫徒流以上，枷號一個月，常例發落，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禁革誑騙。這件還准他每說，欽此。欽奉詔書，已將前項新行條例革罷。近該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王軾具奏申明，戶部擬議前項跟子歇家，滿貫徒罪已上，仍照前例枷號三個月，連當房家小，發邊遠充軍。職官有犯，奏請定奪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看得事體貴合人情，法令在得中道。各司府州縣納戶初到南京，

不能熟知道路，未免尋人指引。別無官房住歇，未免尋討歇家。此人情所不能無者。查得見行事例，攬納之人，坑陷納戶，及打攬倉場，虛出通關者，止問充軍，不曾枷號。今跟子歇家，止是晒晾駝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直，比之攬納作弊，輕重不同。既枷號三月，又發遣充軍，法令似乎過中。以致近年納戶，往往倉前露臥，人家不容安歇。一入歇家，輒被恐嚇，受害多端。近該法司問擬，又皆拘執前例，或連引情，輕人犯。俱問枷號充軍，遠近稱冤，有傷和氣。合無今後南京

法司如遇跟于歇家有犯，指稱官吏名色，誑騙財物，滿貫與坑陷納戶限外不完，及通同官攢虛出通關者，俱照原擬事例問罪充軍，免其枷號。若止因晒瞭駝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直財物，至滿貫者，枷號一個月，與不滿貫者，俱依律問罪。照依常例發落，如此則刑罰平，而和氣應矣。

一、減造軍器，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爲成造，而財力費于無用，尤不可不量爲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廠遞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圓牌等項軍器，共七萬九千六十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誠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賊寇，萬世之長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出弊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水牛黃牛白硝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筋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線水膠綿苧布絲絹紙劄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名，外僱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尅

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略看過，不能一一周悉。况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各綉爛，誠恐一時行軍卒要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永樂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勾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爲始減半成造，誠爲得宜。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止，仍將戊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中者如法安置晒晾，不堪者揆定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于各庫會有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如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一量停造作，竊惟上之供用有缺，固不得不徵取于下。下之財力有限，亦不得不赴愬于上。查得本部先于弘治十年十一月內該南京內官監揭帖一件，爲欽依起運急缺供用物件事。該太監李廣奏取

生漆桐油肥皂各二十萬斤，銀硃各三萬斤，分派應天等府辦納，續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瓦罈雨罩，共一萬九千八百個隻，鉄鎖九千二百把，單榜紙三萬一千六百張，黃蠟白麵桐油等項共一千六百餘斤，又于本月內准本監揭帖一件，欽依成造，急缺供用物件，亦該太監李廣奏取硃紅漆，截金雲龍黃銅火罩等件，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副個，除該監通行南京丁字庫等衙門，將會有銀硃黃熟銅生漆木炭金箔等料，共六十萬五十二斤塊，徑行外，將會有生

漆銀二磅等料，共二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斤，根塊亦行應天府舖行估計，支給天財庫錢鈔買辦，及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木匣鎖鑰，黃毡黃絨，綿布綿花套，桐油木釘，雨罩等項，共六千八百九十餘件，黃單榜黃白中夾紙四萬八百五十張，至弘治十一年八月，准南京兵仗局揭帖一件，上用供用物件，併軍器等項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監楊穆等奏奉欽依成造，上用象牙鵝鴿頭弰彈弓等件八百件，供用竹竿綿紮魚叉等件共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件，該

局料計見有生銅等料一萬五千七百六斤南京甲字庫開支濶白綿布等料共二十九萬八千七百七十七疋斤龍江瓦屑二壩抽分竹木局開支煤炭木炭等料共六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斤塊應天府支給天財庫錢鈔買辦青紵絲絨線象牙銅鉄油漆等料共七十萬一千四百四十二疋塊本月內又准工部咨爲成造神器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監楊穆等題奉欽依成造各銅將等件共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個把坐派蘇松等府買辦水黃牛等皮九

千五百三十八應天府支給官錢買辦魚線膠紅熟桐油灰黃丹以麻等料共一十四萬五千四百餘斤等因節行到部除欽遵坐派成造外臣等切詳各監局成造上用供用器皿物件誠爲浩繁然天下司府州縣歲辦皮張油漆銅鉄銀二硃等料亦不爲少必須量入爲出以次成造方可使國用不缺民力不困今一年數月之間各起坐派前項件料動輒數十百萬非惟府庫錢糧支給不敷且使小民出辦何以能堪况應天府係南京根本重地而蘇松等府尤百

萬京儲仰給之處、又兼連年災傷薄收、公私俱困、豈得恣然不加撫恤、其舖行買辦、名雖開支、內庫錢鈔給還、但納料開價、出入各門、禁及該庫、俱要財物打點使用、及至開出錢鈔、又多爛鈔、低錢、不堪行使、以此往往破家蕩產、賣男鬻女、不能賠償、又如各府州縣大戶納解生漆桐油銀二硃紙劄等料、俱有原裝盛箱桶等項、却又尅下另行本部重造、尤爲煩費、似此假公營私、傷財害民、誠有傷國體、上干和氣之甚者。如蒙乞勅該部通將前項原坐派供應物料器皿

等件、逐項查審、將緊急缺用者再行奏請行下、催趨成造、先行解納、其可緩者、暫且停止、今後在京各監局、若有奏行成造器皿等項、工部務要查勘先後酌量緩急、另行奏請行下、無得併于一年一月之間、致使所司倉卒無措、仍行南京成造監局衙門、該用物料、務要會同該部及科道官、嚴督各作匠役人等、從公估計、如某器皿、合用某物料若干、及將造完、要行裝盛、亦要估計某物若干、用某樣箱桶、并鎖鑰扛索毡片各若干、通估明白相應、方許將會有者、行各庫

局開支會無者行有司買辦不許各該衙門止憑作頭人等朦朧多估輒行開支買辦其解戶納料舖行開支錢鈔亦要科道部官從公隨即收放不許刁難指要財物及各司府州縣解納油漆銀硃等料若有原來箱桶等件不許重造致費工料如此庶上之供應可以不缺下之財力亦無妄費而民困或得少蘇矣

一遵復 舊制 照得山東臨清州直隸淮安揚州蘇州府浙江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

輻輳之處 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繁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損客商船隻亦未見其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爲能事以嚴刻爲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船隻往返過期者指爲罪狀輒加科罰商客

資木稍多者，稱爲殷富。又行勸借，有本課該銀十兩，科罰勸借至二十兩者。少有不從，輕則痛行笞責，重則坐以他事，連船折毀，客商船隻，號哭水次，見者興憐。夫增課爲國，雖稱聚歛，猶是有名。其科罰勸借者，或倚稱修理公廨，或倚稱打造坐船，率皆借名入己。無可查盤，况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爲賓客，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惧怕征求，多致賣船棄業。此豈祖宗設開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伏願聖明俯察民

隱，特勅該部停止新例，遵復舊制，仍勅鎮巡等官

各府府佐有備員無職任者正宜以此事委之則責成便而供億省也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虧，庶幾人心快悅，怨聲消弭，而天意可回矣。

一裁抑侵尅，竊惟抑末固爲政之理，而通商亦富國之術，苟使官司肆爲侵尅，遂致道路漸成愁怨，傷和致沴，豈王政之所宜哉！照得舊制天下商賈輻集之處，各設稅課司衙門，立法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龍江大勝港，原設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三分取一，有十分取二，有三十分取二者，取之至

輕用之至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奏准。于浙江杭州府湖廣荊州府直隸蕪湖縣設置抽分衙門。遣差部官管理。不惟地方接連重複抽稅。而其人之又稅也。

如蘇與揚杭與蕪。相去几何。而稅

賢否不齊。寬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已能。不恤侵尅以爲民病。甚者器皿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槩任意勸借留難。所得財物。無可稽考。因而侵漁入已。難保必無。及照龍江大勝港抽官軍一百名。在東西二園栽種。又孝陵神宮監太監等官燒用柴薪。俱是給與軍人票帖。前去攔住門外拾取。又以免差使爲名。

歛收軍人銅錢。以此旗軍人等效力公所者數少。乘机私役者過多。及至事發。法司問理。爲因近年在京皇城各門并長陵等陵。一切禁例多不行。移南京衙門知會。以致各該監局查報之時。往往援引遠年事例。如內官監。則曰宣德年間奏奉額設。司苑局。則曰洪武及宣德年間差撥存留。孝陵神宮監。所燒柴薪。則曰本監與南京浣衣局內官享堂官長。隨內使先年舊例。俱在本山手扳脚踢拾取燒用。所歛軍錢。則曰買辦薑種。及進用蒜頭山藥芋苗用。盡此等

體例俱無的確年月亦無原奉 旨意全文有無虛

實無所考証。夤緣影射。為弊日滋。以致 山陵之嚴。

宮闕之禁失之太疎。而防微杜漸之計。漫不知警。言于

茲災異之臻。若復無所省究。豈宜然哉。

諸艱莫告乎

工者一事失宜則致天變况百弊冗生而

一懲戒姦貪。竊惟十羊九牧。則必生紛擾之患。群狼

牧羊。又曷逃啗噬之逼。故姦貪之害。不少為祛除。則

瘡痍之民。殆未易甦息也。照得浙江等處布政司直

隸府州縣。運納南京糧米。及一應客商軍民人等。船

隻。率皆經由龍江關進入。本關設有內官守把。及各

布政司府州解納一應錢糧。俱送南京內府承運等

庫收貯。各庫亦設有內官監管。但近年為因守備官

員奏討內官前來數多。以致添撥各處管事者亦多。

各官不思 朝廷錢糧為重。人民艱難可憫。所在之

處。多帶家人伴當。勢如狼虎。船隻往來者。不分竹木

柴炭。糧食雜貨。甚至裝載灰糞之微。亦要過關財物。

必充所欲。方容船隻出入。錢糧進納者。雖經戶工二

部。各司掌印官員辨驗。堪中印封送庫。亦且百方刁

難。不肯收受。各照數目需索銀兩。至將解戶吊綁墩

鎖苦害不堪重而布絹錢鈔輕而絲茶蜜蠟無物不然必滿所欲方與會官收受及照東安西安二門守門內外官軍人等乘机爲害每遇錢糧進入輒便攔當或將解戶趕逐或將脚子毆打遲留一日二日有之爲害千方百計不已以致解戶負累揭借錢物累年不得完結及得批單回家債主又復逼取傾家蕩產苦害無辜此皆姦貪顯跡所宜量爲懲戒如蒙乞勅南京守備太監將守關管庫內官中間果有淳謹守法不肯生事者止照舊額存留近年新添冗員及生事害人者盡行革去仍要嚴加禁約不許似前害人其守門官軍有犯或被害之人告發宜從監收科道官員徑自叅究施行如此則關津無阻輸納易完人心和暢而天意昭格矣

書

與兵部論快船事宜書

南京快船

竊見南京快船差使第一艱難積年負累甲餘乏貧每僉一人充當展轉哀告不已一至領船中人之產不久卽破蓋緣每差押運官員需索幫錢數多衛所

又無餘丁撥補，必須僱人撐駕，雖有附搭人貨，所得不償所費。回還之日，別無所得。能事者得隨有差內，臣販賣私鹽，少思賠補。及至到此，被其算帳扣除，依舊一空。生親見一新僉小甲，初頗殷實，一年兩差，房產隨盡，遂爲貧戶。似此夙弊，無力可除，誠可憫念。因循歲久，將成不可救藥之病。今因徐貢郎中所奏事，件竊爲諺處，條陳上請，萬乞俯察愚悃，深軫下情，一與復奏准行，不勝至幸。其船每隻雖原設小甲餘丁共二十名，其實有名無實，反成弊端。宜照糧船人數

重爲增減。若得十五名的實親丁駕船，庶免欺弊。但須亦照糧船事例，加與月糧一石，方可繫留人心。所慮戶部以費糧見阻，因查江淮濟川二衛馬船夫，逃已萬人以上，皆係食糧人數。以彼擬此，不爲別費。然此亦須本部併作處分。始克有濟。若行戶部，必無可望。倘人力旣減，糧復不給，其爲負累，愈甚于前矣。至于量支租銀一節，猶恐執事遠慮，日後買馬支賠，或有不足之患。以此前次奏內，不以爲然，生亦于此反覆籌之矣。緣累年所積，應天府見寄庫租銀二萬一

千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七分一厘八毫六絲各府州縣衛所每年大約該納租銀四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八分九厘三毫今查得弘治十一年分已支過買馬租銀二千九十六兩弘治十年十一年二年上廠改造快船共五十四隻惟弘治十二年告上廠快船三十八隻縱以此多者爲率每隻給銀三十兩共不過一千一百四十兩今以十一年買馬已支價銀并十二年上廠船數計之二項大約不過共支銀三千二百三十六兩比之每年租銀之數尚餘有一千七百五十餘兩借使以後年分或有災傷免徵只以此有徵之年支用所餘之數接續支用亦無不足之患况累年所積二萬餘兩之數仍舊不動乎此則所謂裒多益寡損有餘以濟不足船隻易完而差遣之用不乏軍餘稍寬而衛所之困可救在土無纖毫之損在下有永久之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育燭之手支用油鎗之燻辨蠶支用亦無不具之惠
 百五十鎗兩帶刺以射半分道育災謝免燭只以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淮上陳台孫階六參閱

劉忠宣集

疏

劉大夏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治河

時河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命公治之

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



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未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爲有備。仍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

三四十丈。中砌石礮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覺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闢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

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况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敕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議處斟酌前項工程于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于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于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河防糧運疏

治河

一漕河水利全藉泰山諸泉每年夏秋潴蓄南旺等湖至旱乾時以濟糧舟近豪強軍民或決堤泄水以圖栽蔣或阻遏泉源以資灌溉乞照先年侍郎白昂奏行事例禁治一南北運河止是汶水分流接濟春夏旱乾水源微細必藉各閘積水以時啓閉庶可行船往往官員隨到隨開以致糧運阻滯乞申明列聖詔旨嚴加榜示一管河官員責任太輕事多掣肘乞敕河南管河副使張鼐大名府帶管隄防參政李瓚俱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視聽其便宜行事巡撫等衙門不得有所阻撓一安平鎮黃陵岡荆隆

口及新築于家店以下隄防。俱用人守視。水涸則積土備用。水漲則防護修築。若有重大工程。臨時調附近丁夫。協同修理。一大名府所築長堤。必須逐年增修。庶係經久。乞行參政李瓚以所屬堤北人戶編定班次。每年農隙之時。調發若干。增修一月。疎放隄北軍屯與寄居人戶。亦一體從輕編定。輪流調發。庶免起夫科擾之弊。一濟寧迤北南旺開河戴家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鎮地方。土脉疎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今自濟寧直抵通州相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尤難。若止責與一人提調。恐致誤事。乞敕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而爲三。南北各該工部郎中一員。中間增設通政一員。提調。

陝西馬政 馬政

觀此知楊文襄能立功于西陲亦中樞處置得宜

看得徐蕃夏璠等所言。皆詳備切要。深補本部原擬之文。不足大意。俱欲加重本官之任。以成公家之事。緣都御史楊一清受命于馬政廢墜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任難爲。况其所行。俱于巡撫巡按及都布按

三司事相干涉。若使人得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悉准科道所擬。備行本官。令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酌施行。仍敕將撫按衙門不得干撓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敕內。以便行事。其論茶易馬匹。委係馬政一事。若併付本官管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效。况茶馬自先年停止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准暫差御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事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尾。悉皆責成于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敕內。待彼至日。或行茶地方遙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茶法利弊。中間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請定奪。

議行武舉疏

請開武科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跡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材。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

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闕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采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材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

者。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號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領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辱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

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制元昊之背叛。破高志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

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付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齟齬。未能致將起之士。臣等切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旣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武科廷試至今上始行之然而未爲得人者所取太狹而任荐之法未實舉行也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即今邊鎮藩臬歲貢于廷而親試之爲得耳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寃極韜畧。精

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或係于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月。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

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憊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卹而嘆。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論宣府屯田疏

屯田

宣府地險積寡。已于東城置倉數十間。未有以實之。而神明川地肥饒。屯田團種之外。尚多私占。請令巡撫巡按等官清查歸官。其軍餘原額屯田團種者。每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清出歸官者。或原人領種。或別召承佃。每畝起科納糧三升。草一斤。與

東西二城并蔚州衛屯田糧料俱令運赴新修東倉及附近草場上納倘宣府不足于農隙時運去備預其他地方及西城蔚州二處不足宜發銀就彼糴買不得那借至若懷來城尤爲要害亦須增置倉廩糴蓄糧料以備倉卒之用。

災異陳三事疏

修省實事

一杜倖門近年乞恩陞職者三百有餘乞將在京各衛所凡不由軍功陞職者悉查奏裁革應存留者減支半俸有由軍功相參授職者止存軍功職事如有

似前黃緣請乞照例問罪降調二恤人言大同宣府薊州三鎮添設內臣過多私役虐害軍馬日漸消耗近該廷臣集議請將三鎮守備內臣十六員盡行裁革薊州一鎮止留二員改爲分守與中東二路叅將同居一城未蒙俞允乞仍照原擬裁革以解邊人之困三杜雜進各邊及腹裏地方多有無藉之徒投充勢要官下旗舍官餘等役奏稱報効其各邊鎮守等官亦于額外朦朧奏帶支費甚多一遇勦賊冒報功次今後俱聽臣等考驗果有諳曉兵法熟閒弓馬者

方許其去其餘并額外人員俱各發回原籍原衛各供職役。

論寺監牧馬事宜疏

鹽運管馬官

馬政 鹽課皆國之大事每以闕冗之吏任職雖屢近年各卿佐員缺多用謫逐官及有過累者府衛下

察多易視之故各官自待亦輕政務因以廢弛謂宜

奉詔旨改用清流而卒格不行何也

稍更其制今後各行太僕苑馬寺官員缺少卿則于

布按二司參議僉事內推補如職務修舉則視太僕

寺卿佐陞任其監苑庶官亦請于北人素馴牧馬者

覆鄒文盛疏

邊務

文盛以朶顏三衛夷人背恩欲出師征之守臣則欲先以守備為本俟城邊築完兵備充實然後因其來犯刻日出兵直搗巢穴或殘賊復舉我軍三面而守一面而戰庶有全功守臣之言宜從文盛又欲弛撲殺襲殺之禁以倡我軍敢勇之氣守臣則以為恐啓功生事之心請移文守臣當夷人互市之日遣通事傳諭其眾令今後宜遠邊墻百里之外佳牧如欲來市須先期三日令二三人傳箭答話欲傳報夷情亦

先期一日。若非答話。而擅入百里之內者。許官軍襲踪撲殺。我軍仍及時于百里之外。築立封堆。或挑壕塹爲界。俟功畢。然後弛掩殺之禁。其撲襲掩殺者。仍不許以首級報功。妄圖陞賞。文盛又欲罷絕馬市。互易。守臣則恐罷絕之後。夷情怨嗟。或構結爲患。今宜不必禁約夷人。止嚴督我邊方軍民監市官。如遇開市之日。止許以布帛米鹽等物入市交易。不許私帶鍋鏹器。俟各夷後。此有求買鍋鏹者。然後定爲年限。許令三年一買。文盛又欲于東西二路添設憲臣。

整飭兵備。修治邊牆。守臣則以爲遼東連遭兵荒。請俟年豐再議。文盛又欲請差御史清理軍伍屯田。并指置糧餉。共給軍糧。每年照豐歉平准定價。不得拘以二錢五分之數。守臣議其言宜從。但清軍免差御史。令巡按帶領。

會議救荒弭盜疏

救荒弭盜實政

一傳乞陞授文武官。并匠官除見任管事外。其餘月俸。暫爲停止。待年豐定奪。一內府各監局及光祿寺招收幼匠。廚役多至萬人。乞命科道及該部官揀選。

堪用者存留，每名止許月支米五斗，其餘發回原籍。原衛一自弘治十四年以前，江西欠苧布，浙江欠絹，緜白綿數十萬計，宜減半折價類解。一光祿寺供應猪羊等料，比舊加至數倍，貽累舖戶。內臣湯飯日傳增，各監匠作月糧已增至一石，又重支直米，以歲計之。至于餘萬石，宜盡裁革。一應天并江北府州自十五年以前，倒失馬價及草場子粒，未徵完者，宜悉蠲除。一皇城各門京通二倉水次諸倉壩上各馬牛房并甲字等庫，及上林苑管事內臣，俱有額員。近來增

至數倍。至于內府各衙門亦然，宜量為釐革。一騰驤

四衛軍最為國蠹，難于革者，中人所漁藉也。

等四衛軍人勇士，多有冒名及投充者，宜嚴加清覈。

公以減修清寧宮軍夫之數，向中官祈請，賴洛陽

一各處輪操官軍，困于工役，逃亡數多。今後有大工

正言以免

役，不得已暫撥，亦宜止令出力，不許科出財物。一齋

醮無益之費，并各處送香掛袍，俱暫停免。一各處歲

例該派軍徭，宜會計一年合用之數，均派，不許設法

濫取。一內外監局庫廠等衙門，凡遇解納物料，多加

倍折收，宜嚴禁之。其中帽局歲例成造內官內使靴

帽皮張，仍照例折價。一外夷進貢，宜令鎮巡官差官

伴送赴京事畢仍令伴送出境免致差人在途生事。一南京蘇浙等處差官織造并帶去人匠宜悉取回如供應不敷止行鎮巡官督令所司織辦。一司苑局宜復設嘉蔬所專理種菜選官任之庶軍民不至蒙害。一惜薪司擡柴夫每名出銀十兩亦足僱役不宜加取。一太醫院額辦藥材多有本地不產買辦于京者或至堆積陳腐徒費民財今後缺用者仍舊解納其餘宜暫停止。

弭災革弊疏

弭災革弊

一畿內百姓之害凡壇場合用純黑馬羸例行太僕寺于寄養孳牧馬內揀選送御馬監交收鄉戶因非土產皆役托積年攬戶每馬一匹用銀七八十兩羸用四五十兩人戶遇派此役無不傾蕩家業鬻及男女今宜預備寔數每馬一匹定與價銀十五兩羸十兩于太僕寺原貯馬價支給送本監自行收買。一裏河軍民之害南京每午運送各項物料并竹馬板枋馬槽篩簸等物赴京及回南京內臣帶回空箱包袱并運去內官衣帽等項多者帶船至二三十隻以一

皇明紀事 卷之一
船計之。自儀真至京。換夫地方十九處。雇夫銀無慮五六十兩。而官要幫錢。甲夫自給。不在其內。若齋有軍衛有司關文。則大小衙門皆受其害。宜行南京兵部查勘。每年來京船所載某物。可以從權減省。某物可以在京自造。其回南京內臣每人止撥與船一隻。若官物數多。驗物撥與。不許泛濫奏討。及奏內擅開軍衛有司字樣。

乞休疏

兵政興革

時以無雨。公上疏乞休。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

伏蒙溫詔。謂臣職司兵政。方切委任。未蒙俞允。然臣

衰劣多病。凡百弊政。不能振舉。心非不欲委身。跡恐終至誤國。姑以臣所司兵政論之。如京師官軍在衛者。苦于出錢。在營者。困于私役。逼令逃亡。江南軍士多因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多以京操失業。竭軍民之力。以運糧儲。而濫食者不知罄生民之財。以買戰馬。而私用者罔顧。鎮守者或害一方。守備者或害一城。邊軍最苦。而陞賞恒施于勢要。禁衛最嚴。而苞苴公行于肘腋。其他尤難言者。不敢僭論。凡此皆 聖論所謂臣職所司者。而臣才不能為朝廷分憂。力不能

爲軍民除害。以致人怨上升。天怒不解。乞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救茲弊。

條列軍伍利弊疏

軍伍利弊

在衛官軍。苦于出錢。其事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雇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外官員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俱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營內外官員。率于軍伴額數之外。摘撥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爲當然。又江

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剝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掎克。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日貧。而貧者終至于絕。江南官軍。每遇京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况至京。卽撥做工。雇車運料。而雜撥納辦。有難以盡言者。又糧運初徵之里。胥納于官府。轉兌運舟。及到京倉。耗折之費。率五石而致一石。今京師投充勇士軍人。收充幼匠廚役。每月坐支一石。是一人坐費軍民五石矣。又官馬出于民間牧養。或湊合買補。公私草料之費。一馬或至數

十金。而私撥借人。畧無忌憚。又鎮守守備等官。恃勢貪婪。無所不至。勢要者。則冒功以獲陞賞。而邊軍不敢與爭。請謁者。多懷賂以入權豪。而守衛不敢加詰。凡此俱乞俯賜施行。嚴加釐革。

論思恩岑氏疏

土官襲替

知州岑豹。乃叛臣餘孽。與其子應相。沿襲職。既而吞并鄰壤。與恩城知州岑欽。同謀侵占田州地土。自取滅絕。今岑接者。人皆傳稱爲梁接。非岑應親枝。不知岑九仙。又是何等逋逃。冒爲奏擾。臣大夏先在兩廣

見岑氏譜系云。始祖木納罕。于元至正年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今岑九仙。妄援漢岑彭。世次塵瀆。聖聽請治以罪。其岑接。應襲職與否。前已行令鎮巡等官。勘報奏處。其岑九仙。雖曰夷人。難以深究。亦當謫發。以破其奸。

處置軍伍疏

處置軍伍

有司清查。弊非一端。姑以近歲言之。事姑息者。圖了故事。特刑罰者。逼足三分。或將老稚之人。起解。或買無藉之徒。充數。雇妻易戶。逃移相繼。且律例窩藏逃

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不獲實用。及到營衛。其弊尤多。姑以在京論之。監局軍匠類多需錢。各營軍每多私役。官撥營作。負累尤甚。衛所差遣。需索百端。軍不聊生。何以自存。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何止于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遞減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于屬職輦轂之下。且如此。况四方乎。今欲實天下之軍伍。必須推究利弊之源流。本部今請行原委屬官及

各清軍御史。嚴督司府縣清軍官。將前弊盡革。其充軍減俸并降級等項事例。俱照律例舉行。京營該管官員。委任不同。難拘職事。宜將管隊官比照百戶。把總官比照千戶議擬。若能以上下私役軍數實報者。罪止坐私役之人。免其降級。仍榜諭中外官吏軍民人等。俾各知遵守。且臣所云止緣軍伍而言。窮究其根本之論。體國之言。忠宣公知無不言。不獨職業。本。又在于民。今四方民窮財竭。逃亡過半。版籍所載。內事也。十去四五。爲今之計。必須痛減徵斂之繁。慎重守令之選。使逃民復業。人戶充實。庶幾軍士可清。營伍可

皇明紀事本末 卷之一
寔不然則民衣食不足。未免逃移。雖欲清查。不可得也。

論用韋興疏

罷用中官

韋興一人之用。似乎未足深惜。但朝廷治體之得失。皇上大孝之隆替。胥此焉係。非尋常人比也。臣請爲陛下言之。夫添設守衛內官。非舊額者一體取回。此近日明詔。本部奏革齊玄。又近日所奉旨也。方革復用。徒使新令不信于天下。况興于成化年間引用。檢邪進獻奇巧。大壞朝廷之法。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快。天下共聞。今秦陵之土未乾。而令奸黨之徒遽進。恐于聖季。不爲無損。其事似小。所虧甚大。乞從科道論列。罷興勿用。庶幾聖季隆治體得。而地方亦可望其安矣。

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宋存標子建叅閱

白康敏公奏疏

疏

白昂

兵畧陳言疏

時政

頃因上天垂戒，彗見天田，皇上修德納言，齊沐禱告，變異宜自消矣。然累經旬日，遷度無常，撥厥所繇。

實乃臣等不能盡言供職所致。誠以刑政不善，賢否混淆，是非交進，財用無經，營繕煩興，征科無藝，皆不能先見而預言之。省躬思咎，雖萬死不足以贖尸曠之罪。伏蒙勅令交修，已嘗從大臣具疏時政，今復條陳數事，用補缺遺。將欲以實應天，是或弭災之一道也。一內外法司問擬囚犯，已有定例，今宜戒彼不當法外妄加參語，故入人罪。庶使政令均一，人無嗟怨。一官店輸納稅錢，以供國用，令皆歸于權要之家，宜仍還官，以省民財。一水旱爲災，宜免被災之民食鹽。

鈔貫以甦困苦，一淮揚以北，軍民困於夫役，宜驗每歲進貢船數多寡，定與夫數，一天下鎮守官，并採造諸物之人，除舊例如常，餘宜悉依天順八年詔旨召還，以全大信。一邊軍艱難，賠納官馬，不許勢豪之家與販，逼令買補，一朝覲官至京，宜令各陳所在軍民

此法宜行

利病，會官詳議可否，以通天下之情。一南京百官有司具在，宜勅文武大臣同科道官議，彼時政得失，軍民利病，仍宜勅守備等官，撫恤軍民，操練士卒，嚴加防範，期庶政允修，有備無患。一浙江并直隸田地有

坍入江湖，而稅糧猶存者，及各府縣燒造瓷器，有地土不宜者，四川等處塩井有枯竭者，松潘等處運糧有不循舊例，累及邊民者，凡此宿弊，宜悉量為減免。一官軍除團營已有文武大臣協同提督，其三營多被管軍之人，私役擅放，或軍士懶惰而逃，宜推舉文臣二人，遇操練之日，赴營嚴考其數，以修武備。一兩京文武大臣，分理庶政，委任有年，宜令吏部具其年甲，疏其名績奏聞，其中有老疾妨政，及才不克任者，罷歸。如才行超卓，政跡顯著，乞加獎勵，以勉其效職。

一漕運軍士，不勝疲敝，良繇督運之人，刻削科歛，或附載私貨，分運官糧，以致漕運稽緩，宜令巡河御史并治水利官，同加盤詰，禁革事覺者，卽與追給究問，以除姦弊。

災異六事疏

時政興革

白昂

其一謹命令以全大信 皇上卽位以來，首頒明詔，罷土木，絕貢獻，取回織造段疋官員，停追災傷地方馬匹，然行之未久，俱復如舊，乞賜申明，俾遵成命，他如戒飭權豪，不許中塩，禁約勢要，不得乞地，及禁京

城內外不許修蓋寺觀。是皆所以革姦去邪而保愛元元之意也。伏望保此大信。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不移于親愛。不易於近倖。則法令嚴明。而彰信兆民矣。其二修治化以止流民。卽今河南荆襄附籍流民。已有六萬三千餘戶。未附籍者。猶不知數。

皇上簡任

憲臣往彼撫治。然而猶有仍前流往者。蓋因新收逃
不若撫綏於平日
戶。既得賑恤。復業流民。又免糧差。惟安土重遷。始終不逃者。每代逃戶。賠糧服役。反不能存。今宜嚴加禁約。府衛州縣。務在敷宣德化。撫軍民。使之各安其業。

不致流移可也。其三禁科征以困民。前者光祿寺下順天府。舖行買辦諸物。不卽關與物價。市廛小民。富少貧多。或典賣家貲。或出息假貸。竭盡艱苦。方得完足。又經月久。未得價值。資本既失。無所經營。多至失所。乞裁省冗費。俾百司度支。量入爲出。仍責各處歲辦諸物。務要依期輸納。以備供應。其四專委任以革民奸。今各處起解稅糧軍需等項。有司多縱姦民。謀克解戶。動經三五年。不得完納。供應不敷。多由于此。宜定立則例。錢物多者。必須委官督解。或每府一

員或每州縣一員。若物數少者，亦令差吏管運。俱要督令相應解戶。依限起解。其五立期限以集庶物。今天下官吏軍民人等，有因考滿給由，有因詐訟理冤，事干在外，提人照勘者，在京各該衙門類行該司府衛，令其勘報。所司奉行既久，視為泛常。動經年載，不即完報，以致聽候人難。今後宜量其事情大小，驗其往來程途，就於勘合劄付內，定立期限。違者罪之。其六止虛偽以息刁風。今各處軍民人等來京奏訴詞訟，其中實少虛多。刁猾之徒，意欲竦動官府，往往駕空捏詞，訴一事而添捏數端。告一人而牽連十數。上以欺誑朝廷，下以冤陷良善。今後一應詞訟奏本，宜定與計字則例，或三百，或四百，詞狀字數亦宜依此。此亦止塞其流耳。若不若重懲誣奏者為得。有故違者，通政使司省令改正。然後接受，或出榜曉諭，使之知禁，毋得縱其虛誕之詞。

論河道疏

治河

臣奉勅修治張秋決河，由淮河相度水勢。至于河南中牟等縣，見其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縣楊橋等處，至於祥符

縣界析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于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于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于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等處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爲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等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也臣以爲合潁渦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間各有灘積水脉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而入于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沒之虞况上流金龍等口雖幸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隄岸以衛張秋。

彭惠安公奏疏

疏

彭韶

乞恩分豁土地疏

分豁地土

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

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者儘他種。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卽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

畝。蒙英宗皇帝欽撥一百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卽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候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言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垣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

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饑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損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隸皂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徒耳。自古立國皆重根

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况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

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在量

加寬恤。臣等遵奉 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

陳言進貢事疏

停止廣東土物

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奉到 駕帖，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於 文華殿欽奉 聖旨，恁寫帖子去，說與總鎮兩廣太監顧恒，并都布按三司等官知道，彼處地方所產，一應土物及各樣藥餌等項，迺年委令精通人員，依時採取，辦驗真至如法造辦，裝盛封記，陸續差委的當人員，管送來京，毋得指此爲由，因而

擾害下人，違者治罪不饒。先該大監顧恒并三司等官會議，將進貢土物、蜜煎菓品、藤絲雕漆器皿、海味布疋、藥材銀箱酒器等項，椰子等物，計八十餘品，見今陸續委官采買進送外，臣惟臣子愛 君之心，何有限極，雖勞費天下，以脩貢奉，亦不爲過。然臣子之事 君也，猶人君之事 天然，郊祀禮物有常品，不敢加以褻味，主於誠而已。臣子貢獻有常物，不敢加以瑯異，主於敬而已。苟外此而欲加焉，則陷於諂瀆而導侈，非所以盡誠敬之實。臣子之心，豈忍爲之哉。

况自古聖王之御天下所操者憂勤之心所履者儉約之德不惟無求於異物縱有異物亦不之用伏願陛下以事天存心以先聖王爲法念保業之艱難思怠荒之可畏勿恃太平勿貴異物躬勵勤儉以化天下將廣東土物除今年陸續采進外以後通年乞爲停止則洪恩沛於海表至治協於帝舜千萬年之太平有隆無替矣

邊方大體事疏

停止兩廣進獻

臣職守藩服以承宣德意爲事其有不便事體不

敢隱嘿爲此具奏啓聞

計開

一該鎮守廣東珠池都知監左監丞黃福移文爲進貢事照得使職採買到土產蜜煎禽鳥等物裝盛封號完密差寇帶侄黃顯宗等管進所據裝送船隻等件合行移文廣東布政司行屬番南二縣措撥長行大河船九隻裝送供應施行等因到司除依文應付外臣切見去年以來近而本處遠而江浙凡鎮守等官俱各差人到於高廣等府或潮州南澳地方收

買禽鳥上進。是蓋臣子敬奉之心也。然高廉二府近介安南南澳地方。密邇番洋。往來交易。事易流傳。不可不慮。夫禽獸之物。產自遠方。羽毛雖異。百無可用。今相率就被收買。臣恐外夷傳聞。必以爲中國所好。非所以增光聖德也。况南澳港泊界在閩廣之交。私番船隻。寒往暑來。官軍雖捕。未嘗斷絕。再若公行互市。後愈難禁。揆之大體。似有未便。伏乞聖明軫念遠方。合無將今後各處禽鳥。止令勿進。仍勅該部將廣東巡海副使員缺。推選公能官前來。疾早禁治。俾海港清切。邊民幸甚。

一該錦衣衛帶俸所鎮撫梁德呈前事。有兄梁芳見在御用監太監。思得有母在原籍廣州府新會縣。奏准令德往來供給侍養。及有物件自備。令德赴京進貢奉勘。合行回本布政司。如遇每年赴京進貢。照例起關。應付廩給站船。并裝載物件。係官船隻人夫車輛。一程程倒換。今照自備到禽鳥土宜等件。赴京進貢。該用船隻車輛人夫。并站船紅船廩給口糧脚力。備開具呈。應付施行等因。到司查得。先曾准

兵部食字一千二百四十六號勘合爲乞 恩事備
行本司轉行所屬如遇梁德每年赴京進貢照例起
關應付廩給站船并裝載貢物船隻車輛人夫等因
除依承應付外臣切見進 貢土物自 祖宗之時
亦嘗有之然皆在外鎮守及公差內臣因見珍物美
味四方軍民皆得服食而獨於 禁庭反不得用以
故依時採辦上 進此爲內侍孝愛之情也至於第
一 人等不過臣庶之家而猶自備進 貢不惟 朝
廷尊嚴不可褻瀆亦恐彼此夤緣別生利害不可不

謹昔有唐之世諸鎮進奉其後幕僚亦有進奉史傳

書之足爲後世之鑑矣此端何可開如是則進貢者紛紛矣邇者廣東守鎮等官已各進

貢今又許近侍家屬自備進 貢臣恐軍民間知將

以爲法令日異非所以增揚盛治也况開創事端後

便爲例萬一再有貴寵之臣依此陳請不從則有不

均從之益見分擾揆之大體似有未安伏乞 聖明

俯恤輿情令無將梁德自備土物除今年已 貢外

以後每年令且停罷俾照舊往來供給侍養庶公務

私情皆得便益

災異上陳疏

因災修省

彭韶

頃以災變下詔求言臣于時公差在外比回始得伏
覩詔旨驚惶無地竊念臣職佐司刑事垂明允致此
陰沴厥咎爲多 聖明不加罪譴溥令修省改正以
回天意感激何勝臣不敢越職泛言如本部先問彭
城伯張信僧人宗鼎俱以奏事不實擬罪信還爵鼎
還俗後信革去事任鼎乃仍舊住持二人犯同而法
異恐非大公之舉又如近問犯人孫泰等事連內使
劉玉通同外戚謀復親藩爵位以此貪濁之人蟠伏

官禁幸而事露正宜治以重罪以振乾綱夫何止將
孫泰等付外問罪而劉玉乃留中發落恐非至正之

道又本部問擬囚犯多發做工運灰以備緊急修繕

近聞修浚河洪以待卽吉之游觀粉飾館宇以待不

公每於侈汰之事輒進讜論

時之行幸誠恐侈心或因以萌聲色玩好之縱將次
第而生矣又本部遇有囚犯俱追收紙劄及贓罰等
項以候各衙門公用雖不係經費錢糧亦皆軍民膏
血若以供二氏雜色之需未免信其異說則怠心或
因以起而凡修身正己之術濟時求治之事將不復

臣同詳論可否。議定輒行。口奏取旨。次日補本。若該

與大臣面決可否古之明君

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若事大難急。面

議者。聽各官傳議于先。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

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聖明耳目。而羣

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

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故典。又可率羣臣之

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以次第而弛張

矣。

論光祿寺錢糧疏

節省

監察御史彭程監收光祿寺錢糧近

疏論修齋器

不擬建言者之罪而又申明其

用。下錦衣衛獄。移文本部擬罪。程為御史論諫。乃其

說真古大臣之風

職事。但不能極言見。今本寺錢糧消乏之內。却稱弊

端所起。援引往年李孜省等事。致觸聖懷。傷念

先帝。誠為有罪。然原其心。不過欲因事納忠而已。仰

惟朝廷清明。臣等于此際忝備卿佐。每嘆為千載難

逢。但思四海之大。日引月長。民窮財盡。又未嘗不惕

然深惧也。且以光祿寺言之。支費泛濫。錢糧缺少。凡

一應牲口油果等物。悉皆賒買。又無可還。各色鋪行。

往往逃竄及今若不搏節恐無以善其後乞令本寺將每日支費之數不分公取私取備開上陳取自聖心何者當削痛加裁省則羣情震懾退無言不過歲時之間自可充積不匱矣臣等偶因由獄所及輒敢妄陳伏望聖慈將彭程并光祿寺事從容處置以悅人心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重惜官爵疏

停止乞恩官職

文武之職雖殊而名器之重則一。今軍官日衆俸支不給設法救之猶恐無策豈可開濫授之門恣之轉令盛乎。比多有無功之人夤緣請謁授以千百戶等官甚至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不特武職文職亦有之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奉罷革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伏望陛下重視名器受惜廩祿勿謂小官爲可與勿謂雜流爲無害嚴加杜絕痛與釐正庶幾少救其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陳子慶聖游叅閱

徐司空奏議

疏

徐恪

修政弭災疏

內刪一欵

一省織造以消災異。臣聞有國家者多輕東南而重西北。及意外之患。往往起自東南。如漢之劉濞。唐之

龐勛元之方國珍輩是已。仰惟聖明天縱德政日新紀綱昭明萬無此理。但去冬彗掃天津。正當東南分野。天其或者以東南民力之竭。故出此異以示警歟。謹按晉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占曰災在吳越。晉不知謹。後果有變。具在本書。可詳究也。竊惟災異之見。天心仁愛所在。惟先事修省以消弭之。于未然。則災乃爲福。異乃爲祥。爾今之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卽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數倍于他州。而綺紈錦繡之貢。歲有常額。上供六宮之

用。下充四夷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闈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爲蘇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柰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乎。伏覩皇上卽位。首頒明詔。特載蘇杭嘉湖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即便回京。是以宣布之

皇明通志 卷之二
日、遠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以爲 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 皇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爲惠不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言、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仰遵 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殫、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塞就二得利 民併工開濬有潰決處亦就培築隄防務圖經久如此雖不泥于井田溝洫之制將見遠近聞風爭求密利而旱荒不足憂矣。

一均祿俸以節糧儲切照河南所屬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于國初各府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于國初以其所入供其所支已不相當况稅糧之起運京邊等處者俱係得過人戶輸納至于存留本處者多貧難人戶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卒難完足而水旱災傷十

常六七。所謂倉廩率多空虛。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

賈與高宗者多

得當年全支。往在先期預賣。取給目前。遂致日用不敷。上孤朝廷篤念親親之意。臣自受命以來。是慮是圖。竊念天之生財。不在官則在民。在民者決不可法外加增。在官者豈可不手數中裒益。今查得郡王將軍祿米。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主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反多一百石。郡主儀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

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弟。囊有餘財。廩有餘粟。經營貿易。生計百端。作賓王家。榮幸已極。豈圖厚利以附益之。况葭莩之親。比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不宜過多。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河南等布政司。將各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半祿米。比照郡主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兼支。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減等。一體中半無支。庶使疎不踰戚。廩亦有儲。而各府歲計不敷之數。亦可少

補矣。

一處拋荒以蘇民困。據河南布政司呈開封府河南懷慶等府拋荒地畝數萬餘頃。該糧數萬餘石。蓋因連歲災傷。人民離散。外來軍民。畏懼糧差。不肯盡數承佃。以致田地拋荒。糧額如故。及照彰德府湯陰縣硝礮地一千二百九十餘頃。該糧一萬六千七百六十餘石。衛輝府輝縣金章沙岡等十五社。石沙壅壓地七百五十餘頃。該糧六千八百五十餘石。俱不堪耕種。又有永城縣新增地二百九十一頃。該糧九百

六十石二斗。先前踏勘之時。被人多報四十八頃。至今挨無下落。此等地糧。未免負累。見在里甲陪補。年復一年。民力愈困。稅糧之入。原額漸虧。乞行查照事。例將前項拋荒等項。地上稅糧。具奏減免。等因。備呈到臣。竊惟古者因田制賦。今硝礮沙壅之地。種植不生。而稅額如故。是有賦而無田矣。古者因民授田。今逃移拋荒。觸處皆有。雖照原擬。輕則召人承佃。多懷疑懼。不肯盡從。官不得已。乃攤稅于一里之民。分耕代出。負累貧乏。相率以逃。茲又一切洒派。通攤一州。

一縣之民戶口減耗。歲計愈虧。是有田而無民矣。臣聞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逋欠。况使代人賠出乎。夫使一家代出一戶之稅。有識者尚以爲憂。今又責令倍出三戶四戶。甚至有六七戶者。民何以堪。若不早爲之慮。誠恐數十年後。逃者遺數日增。存者攤數日積。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官亦不可以爲政矣。該司所呈。不爲無見。查得景泰年間以來。府州縣續報起科稅糧。比之國初。已增一十二萬石。其水衝沙壅拋荒之數。節

奉恩詔。許令踏勘開豁。及蠲免。所司執礙。未遑舉行。有孤列聖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民失其恒產。至于飢困流離。恐非朝廷培固國本之初意也。乞勅該部計議。合無行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親詣前項州縣。將所呈拋荒等項地上。從公踏勘明白。各照見行事例。有人承種者。每秋糧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草一束。折銀二分。夏稅小麥。雖未定擬。然比之米價頗輕。每石量減銀五分。無人承種者。不分夏秋。每石各減銀一錢。待

業主回還照舊仍納其硝鹽沙壅堪耕種者每夏麥一石二斗秋糧米一石各准闊綿布一疋俱存留本府收貯以備衛所儀衛司官軍校匠人等俸糧支用若民果散亡產無下落及水衝沙壅不堪耕種者亦乞查照節奉恩例量爲除免臣之所言似于國計少損然以續報起科稅糧通計乘除實亦無損于國初原額且使疲憊之民得免攤稅之患安居樂業生聚日繁逃者聞風亦將謳歌思歸而國本益以固矣一清校餘以靖地方竊見先年趙王之國之時原有

隨侍校尉俱在彰德府安陽等縣置買田產已成家業後蒙裁革止將校尉正身調取錦衣衛遺下戶丁尚多仍彼居住既不管束于本府又不寄籍于有司兩相影射脫免差徭習成山野罔知法律或窩藏各處逃民及犯法亡命之徒或仍假校尉名目欺騙良民搶奪財物強占地土少不如意輒以人命誣賴事發到官無憑提問及至責令地方火甲挨拏急則拒捕緩則脫逃卷難杜絕有傷理體節該伏覩大明律內一欵凡軍民驛竈醫卜工樂諸色人戶竝以籍爲

定若詐稱各衛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邊。遠克軍，欽此欽遵。仰惟祖宗立法初意，版籍所以別戶口。律令所以齊人心。差徭稅糧，咸有定額。上下定分，姦偽不生。今前項技餘，版籍不載。律令不加。一任自由。譬如馬無羈勒，豈易控御。非特趙府爲然。其餘王府遺下，改調戶丁，恐亦有此。乞勅該部通查各處王府，改調護衛等衙門軍投人等遺下戶丁，如有似前兩無籍貫，其脫免差役者，果係在營無丁，起解補役。其在營有丁，與多餘之數，盡發所在有司寄籍。

當差貼裝聽繼，如有仍前脫免不當軍民差役者，比依前律問發邊。遠克軍，永爲定例。庶幾人有定志，而姦弊無所容矣。

一省餽送以全使節，伏惟祖宗以來，凡冊封親王郡王，必遣廷臣爲使，持節將命。及其有喪，復遣廷臣掌行典禮，皆所以篤親親之仁也。使臣至其國，王必盛設晏享，厚其餽送，蓋尊君命，重王臣，亦禮之宜然者。但帑廩盈縮，各府不同。其豐盈而有餘者，餽送銀段等物，不勞自集。其歉縮而不足者，則必數月經

營或減直賣祿，或倍息稱貸，苦心焦思，始克具辦，以成享禮，遂致帑廩日虛，歲用常乏，逋負增積，益難為繼。英宗皇帝軫念及斯，嚴立禁例，雖有餽送，不許接受。然奉使之臣，人品懸絕，固有剛方清介，却而不受者，亦有不拘繩檢，以為分所當然，受而不辭者，甚則執贄私覲，務求滿意，如或未饜，又復執贄干謁郡王，其富而好禮者，則延以酒席，贈以綵段，否則辭之。此等大王命，近以國法森嚴，其風少戢，然燕勞遊宴，富國之費，原不贄也。以疾拒而弗容，實由艱窶使然，非吝嗇也。昔晉韓起聘于鄭，求一環焉，子產弗與其言曰：君子非無賄之

難而無令名之患，及其買諸商人，子產又以為不可，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起辭之，夫韓起列國之大夫也，私買玉環，子產猶以為不可，而况天朝之使，豈可違例公受餽送乎？餽送且不可受，而執贄以干謁之，又可乎哉？臣愚竊以辭受取與，士之大節，于此一虧，他美莫贖，欲預保全，須申戒飭，且國體所關，不可不慎，乞勅該部計議，合無查照前項事例，再行禁約，庶使奉使之臣，得以永終令名，而王國之費，亦可少省矣。

定訐謨以祛河患疏

祛河患

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之勢有不可不恤之情大要在于保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爲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卽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遽達京師今日疏濬扼

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警災迭示人心危疑加以飢饉薦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貸鬻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之家亦少固志于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志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

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于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厯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

始于黃改同之夾也

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匏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効。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沈璧馬，籲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害，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

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且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詎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

平計其工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工。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决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决。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于履陸。一夫之牽挽。過于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况成大事者。不惜小費。

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于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庸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椿草鐵石缸埽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旣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于

失也。臣于是時忸怩殊甚。若無所容。自後分守荆南。及因事過九江安慶蕪湖鎮江。每聞商人怨懟不平之詞。卽戚戚于懷。茲者誤蒙簡命。進秩內臺。深惟旣往之失。不可復貽後悔。適汝州又申王府人員在于魯山縣地方搶奪商民板木財物等情。除通行查究外。事干地方民患。亦宜禁約。遂敢併言。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將荊州等處增置抽分各廠。再行叅酌。事宜量爲革罷。樽節財力。不苟興工。則原設龍江等乃抽分物料。日積月累。自足以充國用。如以臣言未至。

亦宜俯察下情量減輕則所取民財少如愛惜以待
緊急不時之需勿爲玩賞無益之費仍將九江魯山
等處私立抽分之弊嚴加禁革以後但有乞恩奏討
抽分者立案不行如此則事體歸一財用有節舉天
下商民皆蒙惠矣

議處鄖陽地方疏

鄖陽不宜設二司

臣恪謹題爲建言地方重務事准戶部咨准禮部咨
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興題開一流民貧苦本可
矜憐但久聚不散或生他患是滋蔓之勢不可不早

圖也臣切見陝西漢中地處背倚終南面看巴荆其
山之厚類七八百里皆艸木蒙密人跡罕至蓋寇盜
之淵藪也東南接湖廣之襄鄖河南之南陽西南連
四川之夔州保寧山多地僻川險林深中間仍多平
曠田地可屋可佃及產銀礦沙金可淘可採攷之圖
志乃漢高興王之地人性猛悍且連年豐收速逃多
往以故寇賊竊發每在此中自國初迄今凡幾作矣
釋今不圖後患莫測臣嘗推求其故兵法有云強弩
末勢不穿魯縞今漢中居陝西之末勢平時則政令

以遠不易及。有事則軍馬以遠卒難到。吾既有可乘。彼又有可恃。則其嘯聚。理亦宜然。至于南陽之在河南。荆襄鄖陽之在湖廣。夔州保寧之在四川。皆末勢之地也。所以羣盜前後倡亂不一。大者謀逆僭號。如劉千斤石和尚。至勞王師而後誅。小者叛亂。如野王剛粟端公。亦動官兵而後勦。其間費捐糧餉。屠戮生靈。不知紀極。往年用事者。已嘗建白于鄖陽添設行都司。及都御史提督撫治。漢中夔襄等處。各添設撫民兵備等官。論其員數。不減三司。官愈繁而政愈紊。人協相而成功可必矣。

覈屯田以祿宗室疏

覈屯田

此疏有罪宗祿。但非懸力。擬臣不能行也。

窮惟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覈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况弊生于先年之因循。食之于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皇明祖訓。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衛所屯田。事體相同。亦所以廣儲蓄。省轉輸。足兵食之計。非為藩國之私。比年以來。宗室

日繁供億日多而田賦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餉爲慮相繼奏陳要將衛所及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查還官正欲核實遺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占屯田俱已清查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維原設安吉寧國二衛河南等三護衛于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俱無撥給卷冊可查今周府并原武遂平胙城永寧汝陽鎮平各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以撥給附近軍民領衆納糧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卽是護衛屯田以臣觀

之各郡王皆出周府當共分封之初祿米定于朝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周王憑何給授而能分與各府若是其多其爲占隱屯地無疑封丘王所奏頗以首實但歷年已久傳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業一聞清查如失固有節帛卷查又無一字憑據及至乞恩分豁卻又彼此矛盾况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俱在存留稅糧及屯田子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繼查得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民人土地該納稅糧准作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

屯田與徽府前項莊田事體相同。若以輕則起科。准
算祿米。揆諸人情。似亦頗便。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仍
行各處按察司管屯僉事。督同長史等官。將各王府
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管業。每畝三升
起科。俱照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正數。若有
多餘。分給本府鎮國等將軍中衛郡主等儀賓餘下
歲派存留糧。却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若
糧有增益。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擢。如此則王府不
失所有。而無分擾之請。國賦又得加增。而無不足之

墓。男婚女配。各遂所願。安土重遷。絕無他慕。卽今撫
民等官。俱在閒散。故閭閻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撫
民之嘲。由此觀之。其不可設一也。若依所言。一如貴

州官不全設。撫民官員。足當其數。其經歷司照磨所
理問所司獄司官吏。亦不可缺。衙門公廨倉庫牢獄。

必須創建。所費不貲。銀物或可仰給他處。其土木工

程。未免勞役彼民。向因設立鄖陽一府。民間謠曰。立

鄖陽。害了襄陽。蓋指一府之民。供二府之官。民之

嗟怨。一至于此。今又添設布按二司。并首領官吏。供

鄖陽設省。誠非計然地勢遠。

鄖陽設省。誠非計然地勢遠。

役浩繁民或不堪因而激成他變亦未可知况上至兩京戶刑二部及都察院亦須增置鄖陽司道內外紛更何補于治其不可設二也假使立成一省大于山西數倍不過損彼益此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其于一統輿圖有何裨益徒使錢糧軍馬爲之紛更戶口版籍爲之變亂非若貴州爲雲南門戶貴州不設則雲南不通一舉兩得者可同日而語其不可設三也且如南陽北距汴梁不過五百餘里河南都布按三司足以控制雖無提督撫治臣亦可保其無虞其漢

中保寧夔州臣雖未曾親歷然以輿論度之鄖陽西距漢中約有六七百里夔州保寧又在漢中之西南約有五六百里荆州非距鄖陽亦九百餘里若以五百里之南陽爲河南之末勢則保夔漢中荆州之于鄖陽又爲末勢之末勢者飢荒所在盜賊竊發雖通都大邑亦難保其必無况于偏方惟在立法防禦而已如野王剛之稔惡乃彼守土官因循縱弛之故本于別省無干今懲其失遂謂各府爲末勢欲盡分割立省真失火之家三日不食之計也矧今天下如江

州之在福建。贛州之在江西。處州之在浙江。潮州之在廣東。亦皆常有寇盜。倘遇好事者。亦比例爲言。則紛更之弊。何時得已。其不可設四也。至于鄖陽僻在萬山。糧餉之需。皆仰給于別郡。陸路則岡嶺崎嶇。水路則灘石艱險。今輸輓之民。旣以勞費疲敝。撫民等官。又以閒散被嘲。若更增置藩臬。分理庶務。則閒散益衆。勞費愈繁。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然設官爲民。非以厲民。若以閒散之官。而役疲敝之民。遠冒江山不測之險。轉輓粒粒艱辛之粟。以

一節起運以克歲支疏

節起運

臣聞截長補短。雖巧匠亦多苦心。量入爲出。在平時固所當講。竊見河南一省。親王郡王并鎮國等將軍。郡縣主等儀賓三司。并府州縣衛所長史司等衙門。官吏師生旗軍校匠人等祿米俸糧。以一年歲支計之。共八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石。所屬府州縣額徵夏稅六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五石。秋糧一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一十五石。以一年歲收計之。共二百三十八萬七千二百六十石。今起運稅糧一百六十

皇明通志 卷之二
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九石。存留之數。不過七十六萬五千二百八十一石。比之歲支。已是虧少。成化七年。陝西黃河套用兵。暫將河南存留倉糧。改運榆林。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又將京倉黑荳。改運邊倉。是皆一時權宜。非定例也。因循歲久。未蒙復舊。其存留數內。又多逃移拋荒。蒙恩蠲免。雖嘗勸募開耕。未肯盡從。名額固存。實多虛數。加以水旱災傷。年年減免。雖有屯糧不穀一歲之用。且如弘治元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二萬六千八百石。弘治二年。存留有徵。不過四

十六萬六千五百八十六石。弘治三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一石。以三年歲支計之。通少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五石。其弘治四年。及成化二十三年以前者。又不在數。是以王府并衛所官軍校匠俸糧。經年缺欠。告急求哀。匪朝伊夕。固嘗設法補支。尚欠數十餘萬。查得天順七年。夏秋稅糧。起運一百五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石。存留一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石。歲支之外。尚存七十餘萬。是以官廩常充。民生樂業。雖有水旱。亦不爲患。比年以來

起運歲增搜括日類無以備地方意外之變矣千存留歲減上下焦熬而公私日以困矣且

今益切

先年分封止是周唐伊趙鄭五府今則又增崇徽二府矣先年祿米不過七萬一千六百三石今則增至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五石矣先年兌軍不過十萬石以後增至一十五萬石今有增至二十七萬石矣地不加闢民不加多賦不加益而宗支日蕃供億日衆起運存留不復舊規而欲歲計之足倉廩之盈民生之遂軍伍之克其亦難矣竊惟汴洛自古都會之所其地四通八達表裏山河內可拱護兩京外可

控制列郡比之三邊尤為重要然居天下之中有事則首當調發所宜重農積粟養兵蓄銳以備不虞比因承平歲久遂若無事几閭閻疾苦腹心利害多未之思是以起運稅糧比之先年增多五十六萬七千五百二十九石今上地所產不過禾麻菽麥之類而所徵價脚乃係銀錢又非民間所有之物故催徵之際米糧驟賤以遠近價脚計之大率三石以上方致一石民財既竭軍餉亦空一遇飢荒卽成流殍脫有緩急將何倚賴近在腹心其患有甚于三邊者是又

不可不深慮也。去秋七月，臣以前項官軍人等缺欠俸糧數多，無從措給，檢出布政司成化十九年奏討河東運司該支小民食鹽未及，欲望聖明准令委官帶領軍民，自去撈辦變易銀兩，折補俸糧。奏行戶部會官擬奏，仰荷聖明特賜俞允。今又七月矣，未蒙明示，且前項小民食鹽例該關給，非是分外希求，敢再併及伏望聖明憫中州生靈之困，廣一視同人之心，特勅戶部查照天順七年事例，將本省弘治六年以後夏秋稅糧少派起運多與存留邊倉并兌

軍糧，仍改原派郡縣運納，其前項官軍人丁未支俸糧，更乞檢臣前奏早賜施行，庶使倉廩無匱乏之憂，道路省轉輸之費，軍餉不缺而民力日以裕矣。足食足兵，莫此爲急。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軍
雖
竹
如
風
所
淋
縹
緲
戰
降
其
前
更
官
軍
人
丁
未
支
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章

陳子麐

叅校

徐司空巡撫河南奏議

疏

徐恪

地方五事疏

徐公行之五府一州大被其利

一興水利以備旱荒臣聞歲事無常稔旱荒居多荒政非一端水利為急先王疆理井田溝洫之制遍及



中國雖有旱溢不能爲患其利博矣下至戰國魏用史起鑿漳河秦用鄭國引涇水亦皆富國強兵卓有成效此宋儒朱熹水利之說胡瑗水利之教所由起也竊照河南郡縣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今夏閏五月赤地相望流移載道和氣乖隔禱祈罔應所謂旱荒無大于此伏念天意所在固非人力可回而水利之興乃吾人所能致力者然與其徒悔于已往不若預圖于方來訪得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許州有棗祇

河渠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自此之外故渠廢堰在在有之浚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相傳舊志所載不可誣也但歲久堙蕪難于疏導間有談者率多視爲迂闊臣嘗以爲當此大旱時月若得一處之水可濟數頃之田不致袖手待斃如是之無策也豈可憚其難而不爲乎比雖行令分守分巡官提督修舉然百責攸歸未免顧此失彼况中間經行去處多被王府屯營侵塞及勢要之家占作碾磨非專委任而止付之守巡更代不一臣恐難以責成

也看得河南布政司撫民右叅政朱瑄素有才謀不避艱險委之專理其事臣愚竊以爲可合無請勅朱瑄不妨撫民親詣前項渠堰再行相度尋古之迹酌今之宜量起得利并附近居民次第興舉原置閘處仍舊置立以時啓閉各道缺官不許輒委分守俾得從容往來展盡心力期以三年必能就緒仍將得利之家地土項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官爲斟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其豪強軍民敢有仍前截水安置碾磨碾占作稻田者之禁今准行之齊漕依律究問柳號示衆以後堙

一裁冗官以安小民昔管仲相齊官事不攝孔子斥其不得爲儉然則官事貴乎攝也洪惟我朝法古建官凡在外官司府州縣等衙門皆量地方廣狹政務繁簡命官分治各有定額當時政無不舉令無不行事妥民安未嘗失誤以臣觀之今日地方人民無異于曩時則今日錢糧軍需無加于舊額夫何添設撫民督糧兵備水利理刑提學管屯管礦管河勸農捕盜等官比舊加倍且設官分職皆爲民也今以撫民爲名其餘各官獨不以撫民爲職乎如湖廣所轄府

州一十八處。又有江山湖泊之險。襟帶于其間。所設布政司撫民。叅議去歲已蒙裁革。今河南以區區八府州之民。既添設按察司管屯僉事兼管撫民。而布政司撫民乃用叅政。其爲冗散。不言可知。又如管河原係叅議。後改叅政。近該前巡撫奏。又于祥符等七縣添設主簿。皆以修治沁河。接濟徐呂二洪爲職。今黃河北徙。與沁合流。由汴達徐。滔滔無阻。所設各官。似亦冗閒。又如布政司職掌錢糧。分守官自合催督。今既添官督糧。分守官所幹何事。按察司職掌刑名。

分巡官自合問刑。今既添官理刑。分巡官所幹何事。况一官之來。有一官之費。食有俸糧。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給于民。額設馬夫皂隸之外。又有使用門子等項。且如叅政一員。皂隸十名。每名必得三四十丁。馬夫十戶。每戶必得三丁。通前計之。不下四五百丁。俱于殿實得過之家僉充。其一應科差。不免累及貧難下戶出辦。以一官言之。似無大費。以司府州縣官統計之。其費何可勝言。故閭閻小民。貧者愈貧。而富者亦至于貧。未必不由于此。所以各處人民。一遇

災傷流移塞路。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然官多民擾。古今通患。况修政立事。係于人。不係于官之崇卑。若肯盡心。則一人足以常兼數事。如或憚勞。則政日廢。弛雖多亦奚以爲。但各官建議之初。未之思爾。乞勅道以統府者也。然既有守又百巡。大約每府該部通查天下。司府州縣。近年以來。添設官員若干。一監司以爲常。至有一府中分屬縣。五三四監司合無從長斟酌。何者。可以存留。原係叅政副使。遇缺改調。或待滿日。俱選叅議僉事替代。何者。可以革去。遇缺改調。或待滿日。不必銓註。就令各該分巡分守。并本衙門官管理。其餘府州縣官。亦皆以此類推。如

有誤事。聽巡撫巡按糾治。如此則官無濫設。民無騷擾。得古人一人常兼數事之遺意矣。

一清稅糧。以復流移。竊惟有田則有租。古之制也。我朝定制。典賣田土。過割稅糧。隨即推收。不過割者。其田入官。著於律令。誠萬世不刊之典也。照得河南地方。雖係平原沃野。亦多岡阜沙瘠。不堪耕種。所以民多告瘁。業無常主。或因水旱飢荒。及糧差繁併。或被勢要相侵。及錢債驅迫。不得已將起科腴田。減其價直。典賣與王府人員。併所在有力之家。又被機心巧

計。捐立契書，不曰退灘閒地，即曰水坡荒地，否則不

肯承買，間有過割，亦不依數推收。遺下稅糧，仍存本

戶。江以非多有之，蓋許租不計畝也，無法甚矣。因循積

習，其來久矣。故富者田連阡陌，坐享兼并之利，無公

家絲粒之需，貧者雖無立錫之地，而稅額如故，未免

縲紲追併之苦，尚與買主悔念。行傭乞憐，直至盡力

計窮，迫無所聊，方始挈家逃避，負累里甲，年年包賠。

每遇催徵，控訴不已。地方民情，莫此爲急。除通查過

割外，緣此等民害，各處皆有。不獨河南，况弘治五年

造冊在邇，亦當預爲處置。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

天下司府州縣衛所及各王府長史司，但有典賣

民間地土者，各照原額稅糧，隨即推收過割。若係王

府人員及衛所別州縣軍民，悉照造冊事例，寄莊納

糧，如仍倚勢恃頑，挾制有司，不於今次冊內明白過

割，負累包賠，向後事發，斷還原主耕種。惟復仍將賣

絕地土依律入官。倘遇親王郡王并鎮國等將軍，亦

曾置買民地，該年稅糧絲艸，有司難于催辦，亦宜查

照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民人蘇泰等地土事例，准

作本府祿米，永爲定規，庶使典賣糶糧，各有歸着，困窮里甲，不致虧累，雖流移失業之民，亦將謳歌思歸，不待委官招撫矣。

一免差遣，以便官民，照得各處親王并郡王妃之喪，朝廷必遣內臣祭祀，所以隆親親之恩也。成化二十一年，各省飢荒，荷蒙先帝深恤民隱，務從簡便，緣情定禮，免差內臣，止令各府內官致祭，宗室軍民舉皆稱頌。近因周趙二府潁川溫僖等王妃病故，皇上復申親親之意，遣內臣致祭，恩至渥矣。但國家宗支

日以繁衍，喪祭之舉，靡有虛歲，若皆自內遣官，誠恐禁密左右，不勝往復跋涉之勞。所過郡縣，雖無他求，亦有不勝供億將迎之費。况今各處地方，俱有太監鎮守，比與祖宗時不同，似此差遣，亦宜稍更，乞勅該部計議。今後遇有親王并郡王妃故，合無查照前例，仍令本府承奉等官致祭，如聖心尚以爲歉，或于親王妃喪，另遣鎮守太監行禮，如此則恩禮兼隆，而官民兩便矣。

一禁科擾以固邦本，伏惟祖宗舊制，親王軍校被

革與郡王校尉俱于民間僉撥鎮國等將軍本該儀從跟用先年亦有乞恩僉換校尉者俱不過給使令之役導引出入而已如有病故奏行勘合僉替並無見面等銀科擾民皆樂從成化六年因褒城王奏將各王府事故校尉俱令徑行本布政司轉行州縣僉替免其奏請誠爲簡便柰緣王府官員罔知禮法乘機射利不論年月遠近槩作老疾呈行又將書畫等物饋送該州縣官浼求妄勘日用飲食悉累里中支應及至僉解到府入見之初每名勒送見面銀一百

兩或一百二十兩少亦不下八十兩應役之後每年索辦月錢銀十二兩或十三兩少不下十兩其餘歲時等項科擾名色又難數計雖殷實上戶不數年間骨肉離散財產蕩然知其艱窘難以再遂所欲復立還皮名色逼令出銀三十兩或四十兩否則痛加責罰必待順從而後已仍以爲媒告攀僉替故州縣每僉一名則合境過得之家皆貼盤纏詞訟紛起大半內斯比及審定則舉家男婦相聚號泣如謫遠戍推原其情奚忍復言及訪郡王受封之後亦有入繼親

王及病故無後者前項校尉俱宜還原有司聽當別差今被各長史司仍容跟用因循歲久未曾改正竊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當此凋敝之餘不思加意撫綏顧乃竭民之財而勿之恤其傷國本甚矣若不早爲處置誠恐脂膏有限股劑無窮年復一年愈難堪命雖曰親親之道在于同其好惡然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實帝王得民心之本臣跡在疎遠事涉嫌疑非無禍患之慮直以地方責任之重不忍斯民困于倒懸除河南所屬通行查禁

外誠恐各處亦有此弊故敢冒昧以陳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各布政司着落各府長史司今後校尉俱選二十歲以上壯丁務當四十年之上方准告替如未及期雖有疾病不許准行設果病故務呈本布政司查僉不許徑行州縣及差人前去守催因而賄屬官吏扶同妄勘仍指盤纏爲名科歛民財津貼僉解之後親管官旗止令導引儀仗隨王出入再不許巧立見面等項名色科取財物若仍科害先將應提人員追問明白賍物給主撥置重犯照例發邊遠充

皇明續世編 卷之一
軍有司聽屬科斂者雖不入已仍照科罰事例革職
爲民輔導等官不行諫阻一體叅問被害之人卽發
寧家原坐名役永不僉補其鎮國等將軍各照原定
儀從名數跟用如有不敷卽行問刑衙門查撥毋輒
比例乞換校尉素瀆 朝廷中間若將已換校尉仍
前科擾者盡行革去止撥本等儀從跟用仍查郡王
受封之後若有入繼親王并病故無後者原撥校尉
悉發有司聽當別差再不許容隱跟用如此則人知
警懼政不苛煩民心自安而邦本益固矣

一申舊制以明贖刑照得先該法司奏行內外問刑
衙門今後問擬徒罪囚犯不分軍民舍餘審無力例
該的決者俱依律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
工炒鈇等項科擬若審有力與官吏監生人等例難
決之人亦將杖數徒年各另計筭運灰納米等項贖
罪發落除遵依外竊詳原擬徒杖囚犯審無力者決
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等項科擬允合律
意及有力運灰等項贖罪係在京法司問刑則例臣
皆不敢妄議惟在外囚犯納米一節例該備賑濟未

明增改之由不能無疑謹查舊例官吏軍民人等犯該徒杖罪名審有力杖六十徒一年贖米十五石每徒一等加米五石至杖一百徒三年贖米三十五石犯該流杖罪名比徒又重贖米不過四十石犯該監守自盜常人盜受財枉法絞斬罪名贖米不過五十石輕重之間各有等則奉行已久別無異議今將犯該徒杖人犯各另計數固足以懲姦慝但以杖一百徒三年納米四十五石比與絞斬准徒五年納米五十石少米不過五石若比流罪准徒四年納米四十石反多五石酌量律例似乎輕重失倫况各處連年災傷因是各項折納罪米加增數多囚犯經年累月不得完納致令久禁倉廩無由充積乞勅法司計議合無俯順民情通行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徒杖囚犯仍照舊例不分軍民人等但審有力與官吏監生人等犯該杖六十徒一年納米十五石杖七十徒一年半納米二十石杖八十徒二年納米二十五石杖九十徒二年半納米三十石杖一百徒三年納米三十五石庶使罪囚不致久禁倉糧易得儲蓄。

一嚴禁約以惠商民。竊惟生財本自有道，取民在于有制。人君不患財用之不足，而患用財之不節。取民之無制也。且以大江一帶言之。荊州有抽分廠。蕪湖又有抽分廠。各該委官。每以增賦爲賢。如一年納今朝廷自行增稅而一萬兩。明年則倍其數。又明年再倍其數。商人崎嶇萬里。深入險阻。勞筋疲力。砍鋸板木。經年累月。守候山水泛漲。以漸推移。到于水次。編成簾筏。乘冒風濤。不測之險。以求錙銖之利。曾未得食其力。而簾行數千里之間。已二次抽之。仰事俯育。將何倚賴。怨聲載

路。朝廷何由知之。况洪武永樂年間。內建宮闈。外展城郭。計其勞費。動以萬億。所設抽分。不過龍江等七局。取之又輕。當時不聞其不足也。今兩京規模。創建已定。間有修理工料不多。乃于龍江上流。增置二廠。杭州下流。增置一廠。所易價銀。雖數倍于昔時。亦未必盡爲經國之用。徒竭商之財力也。或者以爲朝廷工作。不取之于商。則未免取之于民。與其取之于民。不若取之于商。然商亦民也。所置簾筏。多在下江貨賣道。經龍江等局。必將依例抽之。肯輕縱乎。故

議者咸謂財者民之心，荆州等處不宜再增抽分，重
侵民利，傷其心也。然此等利權，猶歸朝廷。至于九
江安慶鎮江等府，未嘗奏奉勘合，乃亦私自勸抽。每
遇籩筏到彼，即令小舸快槳，攔截江中，必遂所欲而
後已。親王聞之，亦遣內外人員于河南汝州魯山等
處私創抽分，政出多門，為害愈甚。揆之理體，尤非所
宜。嘗記成化十一年，臣以工科給事中蒙先帝陞
擢湖廣布政司左叅議赴任，日有言及荆州抽分之
為民害者。左布政使錢昕即謂臣曰：此工科掌科之

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三法公前疏以成化三法缺一不可欲并治南北堤岸工料口糧皆

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
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
處鈔關荆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太夏
收用。瀝懇具陳，不為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
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
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畫徙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
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疏遠，不敢
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皇上斷自宸衷，泰

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克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

節體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消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于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于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誦群策用工人夫

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歡悅。則用工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

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 皇上再勅在廷群

其後劉忠宣南潯賈魯河

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又按古禮水旱癘疫。祭于山

一帶以分水缺又潁孫家渡口別開一河導水南行

川之神。今大河之神。著在祀典。配享南郊。炳靈西瀆。

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潁州府營汴河內陳留

患久未平。亦宜祭告。伏望 皇上齊明以格天心。靜

至歸德分爲二派一內宿遷一由亳州會下淮築長

一以契地道。仍勅翰林儒臣撰告文一通。內降香帛。

堤起河南昨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至徐州長三百

專遣大臣前來致祭。如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神

六十里始塞張秋蓋由去縣界相同也

卒未見有能散遣流民以安戢地方者何也。蓋此之

設官雖多。而政出不一。遇事則爾我推姦。彼之末勢

如故。而心合則一。倉卒則就成大患。蓋一則專。不一

則雜。專則簡。雜則繁。聞專可以致雜矣。未聞雜制專。

聞簡可以御煩矣。未聞煩御簡。倒持太阿。莫此爲甚。

臣嘗跋履山川。備詢耆老。及反覆思之。而有以見其

必然。乞勅該部會官計議。將陝西漢中河南南陽湖

廣荆襄鄖陽地方四川保寧之半及夔州一府割爲

一省。就于鄖陽添設布按二司。照依貴州官不全設

將前撫民等官一切革去，則添設之官適足以當革去之數。至于在彼都御史，就令巡撫，每年止是添差一巡按御史爾。事定之後，將在彼流民可散遣者，仍令復還原籍，應附籍者，俱令編成里甲。如此則其地方之延袤實過山西，官員之裁省畧當貴州，不惟可以催姦宄常據之勢，抑亦可以爲地方經久之圖。若以後仍有他虞，臣甘受妄言之罪，或當道設疑沮撓，可容臣與之明辯。然此實關地方安危，人心向背，非尋常細故也。故臣敢不避煩瀆而懇懇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等因。開坐具，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竊念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叅議、河南布政司叅政、布政，今又誤蒙 聖恩，濫此委寄。其荆襄鄖陽南陽地方，俱在所轄，民情土俗，頗知一二。若割南陽及漢中保寧夔州荊州襄陽鄖陽七府州縣，添設鄖陽布按二司，臣雖至愚，亦知其有五不可者：荆襄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逋聚復衆，上厯 先帝軫念，命本院左副都御史原傑往彼安集，原傑仰承德意，親率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掌

印巡守等官登山涉水往來踰年相度地勢設立鄧陽等府州縣張官置吏招諭流民籍其丁口編成里社使就約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柵雖欲放逸有不可得尚慮反側靡常添設行都司衛所官軍分布要害以鎮壓其邪心又以巡按御史吳道宏熟知地方事情保留撫治其老成謀國之計周矣後蒙朝廷

復用太監韋貴之薦以吳道宏爲大理寺右少卿提

督撫治蓋特恩也及吳道宏以憂去始用都御史繼

之十餘年來流離之民俱爲上著生有產業或有喧

憂朝廷于覈實之典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專將守以靖地方疏

專將守

臣聞將必知兵兵必知將古今之通論也蓋兵將相知則緩急可以調發而無失機悞事之患使或將在此而兵在彼則情志乖違不相知矣平居無事猶之可也有警之際變化倏忽而欲循常以遙制之失機誤事勢所必然洪惟我朝邊防最悉凡有要害皆設衛所守禦尚慮緩急失宜復命大將以統御之如靖虜平蠻等將軍是也宣府大同遼東榆林等處總兵

官亦皆各守信地。平居則操練軍馬。有警則相執策應。廟筭神謨。所以慮患者至矣。謹按河廣一省。地方廣遠。鎮遠等衛。接連廣西。彬州宜章等千戶所。接連廣東。施州等衛。接連四川。俱係要害等處。往因邊備少缺。蠻夷乘虛入寇。衛所官軍。各自爲保。遂被破壁圍城。阻塞要衝。動勞王師。征勦數年。始克平定。用是專設總兵官。掛平蠻將軍印。在于常德府。任劄欲其往來撫恤士卒。操練軍馬。遇警節應。以靖地方。非有重務。應與鎮巡等官會議。不輕到湖廣城內。故爭俱

此係內

存。此何項并成論也可覆按也。自成化十九年。前總兵官王信始用布

政司官銀買宅。專在湖廣城內住劄。繼其後者。亦祖信計。住劄湖廣。相距各境要害。近者一千五百餘里。遠者二千五六百里間。遇賊情緊急。飛報不及。衛所出軍截殺。或以衆寡不敵。或以常變無權。多致失誤。如近日永州彬州賊是也。况今貴州廣西蠻夷猖獗。正係命將出師之秋。接境去處。亦當戒嚴。而總兵官仍在湖廣城內住劄。臣愚以爲不便者。昔趙充國以漢廷元老。將兵擊先零羌。猶曰兵難踰度。其不輕率。

如此。今之總兵多係勳胄。雖軍旅之學。得于家傳。然其料敵制勝之謀。恐亦未能盡踰克國也。乃擇便利以居。欲于數千里之遠遙。制衛所。机宜甚可慮也。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叅議九年。頗識其故。今日之事。不敢隱默。伏願聖明察先年建置之由。鑒近日遙制之失。特勅該部計議。合無仍令總兵官專在常德府駐劄。往來前項地方。撫恤士卒。操練軍馬。務使士識將意。將識士情。據險守要。常若對敵。脫有緩急。隨宜調度。必若臂之使指。無不如意矣。

優養之。適所以厲之。爾於民何益。其不可設五也。昔宋神宗因輔臣之言。創制置三司條例等司。司馬光皆力言其不便。以其紛更無益。故爾夫豈好爲沮撓哉。臣之所論。亦不過此。又與河南布按二司官叅攷得失。皆謂鄖陽僻小。不宜立省。故敢備述。見聞披露。心腹以陳。伏望聖明以地方民情爲念。乞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欽遵舊制。將南陽等七府仍隸各布政司。其鄖陽布按二司。不必設立。如有新聚流民。督令撫民等官。分投查勘。應附籍者。編入州縣里社。可

發遣者。着還原籍復業。以後盜賊生發。所在守備撫民。并行都司衛所府州縣掌印巡捕等官。不行用心督捕。縱令作耗。如野王剛者。悉照江西事例。降調邊方敘用。如此則人知警惧。事不紛更。民力自裕。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寬民力以修馬政疏

河南馬政

論馬政者多矣。此專論河南事故。存之以備考。

臣聞兵政莫急于馬。然養馬者民。故欲修馬政。必先寬民力。則民得安生。而馬亦蕃息矣。苟不恤民之憊。而惟馬之求。臣恐二者俱失。非計之得也。謹按河南

開封衛輝彰德三府。自正統十一年始。寄養馬。各年起俵備用。印記搭配。買補賠償。俱與北直隸山東無異。但直隸論糧養馬。每一丁養兒馬一匹。三丁養騾馬一匹。就免應納稅糧之半。又有艸場供其飼秣。河南論丁養馬。雖五丁養兒馬一匹。七丁養騾馬一匹。而糧差不減。止是陳州項城縣。各有艸場。其餘州縣俱無牧養之地。加以宗支繁衍。府第衆多。但有餘地。卽被奏討。合用尉役。校尉禮生。樂舞生。齋郎等役。雖養馬之家。不免僉克。役占數多。丁力日耗。比之直隸

人民輕重不同。山東府州縣養馬。雖亦論丁。然與黃河隔遠。無墊溺之災。分封親王。不過魯德二府。而德府祿米。又係江南郡縣兼納。而河南開封所屬。迫近黃河。如蘭陽縣城。一夕墊溺。遂成巨浸。衛輝之獲嘉。新鄉二縣。南臨沁水。北枕衛河。胙城縣沙灘盈望。生理蕭然。輝縣與彰德之安陽湯陰二縣。西連太行。土薄石厚。磁州東有滏河。積沙成阜。臨漳縣南有漳河。泛濫不常。築堤防患。在在有之。合用人夫動以萬計。雖養馬之家。不免借倩。至于王府供億。尤爲浩繁。皆

本省出。又無江南郡縣之助。比之山東人民勞逸不同。所宜深恤民隱。量分等則。乃與北直隸山東通例。筭駒况孳牧種馬。一有倒失。隨即買補。相因無窮。孳生馬駒。今年印記。明年搭配。又明年筭駒。相繼不絕。筭駒之中。有定駒而未成者。有顯駒而墜胎者。總爲虧欠。俱在賠償。官吏畏責。未免追併。小民賣田產鬻男女以充其數。苦不可言。且買補之例。本爲防奸立法。然倒失之中。有老病而自歿者。虧欠之數。亦有墜胎而未成者。事非得已。情或可容。論者拘于舊例。皆

謂馬政宜然。不思寬民之力。則民得安生。而馬亦蕃息。尤馬政之善者。臣嘗伏覩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恩詔。明載各處孳生種馬。三年收用一駒。永爲定例。中外臣民罔不胥慶。曾未幾何。又以臣僚建言。仍復二年一駒之例。有孤先帝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矧今河南旱澇之餘。瘡痍未復。所在荒涼。又非別省富庶之比。若不因時變通。預爲休息。誠恐民不堪命。愈益流移。其于馬政。不無有虧。伏望聖明軫念河南。不係原坐養馬地方。特勅該部計議。合無

開封等府州縣原寄養孳牧馬匹。俱以弘治四年見在之數。定爲原額。仍照先奉詔書。三年一駒。永爲定例。每年該俵備用馬匹。比之北直隸山東亦乞量爲寬減。照依南直隸事例。每匹折納價銀拾兩。若種馬年至一十五歲以上。因病倒斃。卽申太僕寺分管寺丞。驗實變易價銀入官。于在羣兒馬騾駒內給與領養。免其賠補。其虧欠馬駒。若係墜胎而未成者。亦行本寺分管官勘明。每匹量追銀二兩。或三兩。傾成大錠。轉解本寺。收候買馬。以備緩急調用。庶幾與北

直隸山東輕重相得勞逸相停民力稍寬而馬政亦無不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三

華亭

宋徵壁尚木

徐孚遠闇公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貞

張宮處中參閱

楊文恪公集

書

楊廉

與范憲副以載

律曆

承示兩山先生李公書，即黃鍾三寸九分，筭之，繇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繇大呂，至正

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與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侘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

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琯短長本於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而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而言與夫所謂以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處一一拈出可謂得其三昧矣今以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

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小者、過以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

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之法亦不可行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若謂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若謂此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非。節氣之交。皆有定

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定在某刻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筭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所差，特四五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亦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皆不得其傳，審如此書之說，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所係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筭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筭舉例，然不過爲二家之註脚，亦終於聚斂鑄錯耳。廉於李書，窺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鮑書并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

記

南旺湖工部分司修造記

南旺分司公署

漕河自儀真抵淮安。皆諸湖無源之水也。自清江直抵通州。皆諸派有源之水也。無源之水。如調服之馬。御之也易。有源之水。如泛駕之馬。控制爲甚難焉。汶水北會黃河。過臨清。南會沂泗。過濟寧。又會黃河。過徐州。至淮河。豈非所謂有源之水哉。當其中分也。上下數百里。皆視之以爲盈涸。寔漕河一大要會也。蓋在南旺湖之間。所設諸牐。以爲之蓄泄者。舊以管泉主事兼之。泉出泰山諸處。而主事者往來其間。至南旺則一歲之間。殆亦無幾。惟其歲至無幾。恒舍於府

館而已。近年朱君寅。蓋管泉而兼之者。顧漕事一一具備。而謂獨于一公署省之。在物理有不當然者。乃請於總理河道侍郎趙公璜。公然之。於是經畫調度。始之以某年某月日。成之以某年某月日。公署旣成。居幾何。總督漕運都御史叢公蘭。謂權不可以不專。官不可以贅設。乃歸朱君於諸泉。時王君鑾在沽頭。以其贅也。乃取檄焉。君至。嘆曰。一椽一桷。一瓦一石。出於朱君之勞厥心。而本於趙公之主厥議也。何可使之泯泯焉。以致後來者無所於考耶。遂具書南京。

屬予爲記。竊惟諸帥之有部屬專官，舊惟臨清濟寧、沽頭三處而已。今沽頭以黃河之出於徐州者，浩浩蕩蕩，十數年間，水高於陴。何啻丈餘，固無事乎啓開。而南旺當汶水之分，水大而淤長，水小而舟膠。其所以爲之消息盈虛，有不可以故常視者。亦河道之繇海自然，而然耳。然則廢沽頭以興南旺，豈非隨機應變之道哉。夫運渠之利害大矣。古今講求者衆矣。以廷和之才識，其於尚書宋公禮、平江侯陳公瑄，所以開其先者，必盡得之。至於前人所未到處，亦當別有所見。異時謂南旺分水，大有功於漕河，吾將於廷和乎徵之。或謂元虞集氏謂瀕海之地肥沃，宜稻隄圩而田之，其所得殆不止於歲運。又謂我朝大學士丘公濬謂海運不可不興，此固可備一時之講說。而恐非今日之切務也。予願王君且姑置之。或又謂司帥惟禁權豪爲第一義。余謂王君不當其任，猶能力抗貴近，而庇豐沛之民，矧當其任哉。總漕計者之及於君，亦以有見於此，是爲記。

鄒庶常奏疏

疏

鄒智

欽崇天道疏

聽言用人

正大之言可歲宸衷

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
輔臣有關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
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
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
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
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

然佻佻覩覩若不敢然甘於摸稜恬於伴食反不如
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
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
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
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
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
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
陛下察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
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

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羣居終日。迹若鶩斯。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旣不盡言。

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嘗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

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飾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効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

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

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爲某書。訓某字爲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

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撫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應詔封事疏

進賢

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

象也。臣竊惟陛下卽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歟？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

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

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

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而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

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
矣。一聞於陳源甘晁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
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
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
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
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
任大臣者。一以 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
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四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編輯

朱兆宣季方叅閱

羅文毅公集

疏

羅 倫

扶植綱常疏 疏論起復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項承 天問賜對大廷猥蒙 聖恩親置首

選每自感勵思酌獎遇凡 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政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委靡兵戈擾攘饑饉薦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于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酬 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

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即此四言知諫爭奪情者大有關係非好各不解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非也繫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

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末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匡諫况臣備員近侍蒙

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

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

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

引故實方大體

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

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

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上之中。國無門庭之寇。

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

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

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

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

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

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

王黻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

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

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

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

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

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

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

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

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君多賢。君多賢。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君佞。則臣多諛。臣多諛。則惡心生。惡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諫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筵。講

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誦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

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

公爲此言亦知其不行而以後世清議懼之。

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

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

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

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

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多。

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

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

瑛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

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所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

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大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旣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旣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道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如匿服以受封。例在得

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

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華之事，則從累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

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旣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覩顏爲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振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積，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安，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
歾爲 陛下言之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
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書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請寬上中戶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王荆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
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
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臥病山

中杜門却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
人皆拒之而弗答也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
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
歛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征
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
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
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
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 祖

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備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椽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徃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

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于他主。田居富屋。糧坐下戶。况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糧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田連阡陌者。許諸科不興。室如懸罄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

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折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苟午鄉曲，雞犬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賕於糧里，已賕虛糧，已賕鹽糧，又賕中戶，賕如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

或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至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于閭閻，游于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

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鄭俠布衣一見民也，新法爲流民圖以進，况名在從臣之列者，吾嘗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室無不從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馮瑞振振仲參閱

韓忠定公奏疏

疏

韓文

為追冒濫以正國法事

追冒濫

臣惟異端之害、而佛老為尤甚、洪範之政、而食貨所當先、是以古昔帝王、於佛老之徒、必深惡而痛絕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惟恐其蠹吾財，妨吾治也。如往年繼曉、鄧常恩輩，假以方術爲名，惑亂聖聰，虛耗國資。我孝宗皇帝卽位之初，洞察其姦，明正典刑，財產沒官，以故姦回懾伏，邪佞斂跡。口者妖道陳應循、番僧那卜堅、叅等本以市井小人，左道進用，夤緣名號，冒濫錫賞，託建齋醮，規取官錢數年以來，不可勝計。仰惟皇上德並乾剛，明同離照，遵先帝之成憲，新繼體之宏規，

將真人高士、大國師、國師等職事封號，既已查革，印

武廟初年揆地尚多老成公之此疏所以無患

誥玉帶，又復追奪，嚴出入之禁，峻引誘之法。卽今朝

野歡呼，軍民慶幸，皆以爲堯舜文武之聖，復見于今日矣。臣竊謂朝廷之名器，固所當慎，而庫藏之金帛，亦所當惜。今革奪之典雖行，而給沒之命未下。使彼優游飽煖之域，逍遙輦轂之下，揆法論情，似不可貸。况前項內帑之珍蓄，皆閭閻小民之脂膏，必須嚴加追治，庶幾痛快人心。臣職司邦計，庫藏之事，亦當與知、乞敕都察院、會同司禮監、吊查內府金銀出入簿籍，但係節年賞賜過一應金銀財帛等物，俱各照數追出，仍進內承運庫收貯，以備緩急支用，并將各

犯係道流者，俱發回原籍還俗爲民。係番僧者，俱遞回原寺，永遠閑住。以後再不許夤緣來京，希求進用。如此則國法正而妖邪不得以倖進，賚典公而帑藏不至于虛耗矣。

題爲存省邊儲事

存省邊儲

臣等切惟時有緩急，勢有輕重。善爲國者，與時消息。審勢而動，則財用不竭。軍旅可興。日者宣府地方虜寇深入，侵侮我邊疆。剽劫我戰士，抄掠我鄉村。百姓其仇，天討不赦。陛下赫然斯怒，六月興師，舉措合

宜，人心勇奮。詩云：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此之謂也。近該鎮守宣府太監劉清，奏稱虜賊四散出境，去訖深井堡間，有烽火之報。必是殘賊零騎，數亦不多。大虜情變詐，兵機重大。臣等職非戎寄，固不敢輕議。緣軍前供億，皆于本部取給。豈容坐視？切嘗審時度勢，揣我虛實。所據京營征進人馬，應合議處。臣聞王者之師，其動如神。其疾如風。因利制權，變無常形。今虜賊旣退，而我師久駐。彼勢日逸，我勢日勞。甚非以養威重，示神速也。夫主客之兵，殊勢異形。客兵坐食，兵家

所忌。姑以宣府見。今儲蓄計之。糧只有半年之積。草不勾三月之用。糧草匱竭。名爲自憊。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正以此也。矧今皇上嗣大歷服之初。大賚中外。所用不貲。若使宣府芻糧支用盡絕。萬一秋高馬肥。賊衆復舉。當是之時。取之於外。則外廩告乏。取之於內。則內帑不繼。孫子所謂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矣。豈不深可慮耶。曩者大同榆林有警。儲餉之備。不下百萬。多被京軍坐食。至今本部籌畫不給。此論不必遣兵情勢皆合且宣府密邇京畿。縱有急警。一晝一夜。可以馳赴。比

之遠。塞勢蓋不同。臣等竊思京營軍馬。只合在京整擻。以待朝報。則朝行。夕報。則夕行。庶乎不動而威。有戰必勝也。國家承平日久。士卒驕惰。京軍所至。未免騷擾。臣等博采輿論。皆謂供京軍之費。犒勞邊軍。則瞻○以○調○宋○事○亦○有○此○論士嬉馬騰。以戰爲志。其利必十倍于京軍矣。臣等忝司邦計。日覩戎兵。朝惟夕思。寢食俱廢。不忍坐待困竭。輿言輒爲流涕。孫子又曰。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今日時勢。大率類此。伏望特勅府部科道等官。叅酌臣言。從長計議。前項征進官軍。何者應

該掣回、何者應留防禦、務俾兵不挫銳、食無浪費、則時遣保國公朱暉統京軍一萬往宣府安中國制夷狄之策、或在是矣、故議留之

爲預審軍國大計以安內攘外事

軍國大計

竊惟國之大事、曰兵與食、是兵固所當重、而食尤不可緩焉者也、邇來醜虜犯順、寇我邊鄙、先皇帝惻然軫憂、夙夜靡寧、乃竭天下之力、罄府藏之財、輓芻積粟、養兵勵士、欲其相機剿殺、以圖成功、夫何邊塵未靖、國難繼作、此賊乘隙深入、以故宣大二鎮、俱遭荼毒、寧武以北、腥羶徧野、千里蕭然、如履無人之境、

今各主兵、并調集京營、延綏、偏頭、關等處兵馬不下八萬、俱閉門不出、束手無策、假衆寡不敵之名、爲怯懦自全之計、節年儲蓄、被其坐食、而盡稍有不繼、則將歸罪于司國計者矣、以故乞糧乞草、日議于朝堂、送銀送鹽、絡驛于道路、徒費百萬之資、未聞一矢之利、縱使芻輓如山、粟積如海、亦必無補于事、况值海內虛耗、中外困竭之時乎、臣伏讀兵法有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由是而觀、軍前供億、自古爲難、設若攻克、戰勝、雖費何惜、今乃不

攻而餐。不戰而食。師老銳屈。他變必至。此臣之所以痛心流涕。不能自己者。非但爲臣一部事也。臣聞此賊南侵彌月。尚無歸志。蓋緣掠我牛羊而食。踐我田禾而收。誘我民人而爲鄉道。驅我俘虜而爲前鋒。縱橫無忌。往來自如。彼既有輕我之心。難保無覬覦之志。萬一秋高馬肥。彼勢愈熾。沿邊城堡。告乏愈急。當是之時。取之于外。則外廩盡虛。取之于內。則內帑弗繼。雖有蕭何劉晏。亦末如之何矣。臣考大同一帶。卽古鴈門雲中之地。趙李牧一將耳。大破殺匈奴十餘

公以此疏已兼樞部方畧

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漢廉范一太守耳。計敗匈奴斬首數萬級。由此不敢復向雲中。今大將提兵于塞上。諸將分布于要衝。不聞出一策以却虜。結一陣以抗敵。損辱國威。莫此爲甚。而議者又謂饋餉缺乏。是在戶部。殊不知田賦民徼。悉有定額。軍需國用。非止一端。苟非神輸鬼運。安能填此無底之壑。臣才非經濟。性本迂踈。謬承任使。垂四十年。先皇帝憐臣朴實。俾掌邦計。未及五月。適遭茲事。憂憤中切。至忘寢食。若又緘默不言。將來事勢危迫。誰任其

咎乞收內閣及府部科道官會集計議卽今胡虜猖獗之故官軍曠日之由其咎安在其計安出務要同心酌處共濟時艱皇上無西北之憂地方免塗炭之苦而糧餉濫費亦可保其必無矣

題爲開讀事

查革添設內官

此益發自孝廟末年

廣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伏覩詔書內一款各馬房倉庫及各門等處添設管事內官數多先帝已有成命該部通查具奏裁減其各處添設守備等項內官不係舊額者一體查

奏取回本部通查得正統等年間京通二倉原設總提督太監一員每處監督太監三員各馬房倉每處止有內官一員管理錢糧二員或三員專管馬匹及甲字等十庫每庫止有一員或二員掌管鎖鑰此其原額近來逐漸加添數多等因開坐具題欽依着司禮查奏定奪當日已具手本齎赴內府司禮監至今未曾查奏今據本部分管各倉場庫委官員外郎等官胡雍等各將管事見在內官員名數目駝馬牛羊開報及據上林苑監手本開查得本監原額內官良

牧署二員、嘉蔬蕃育二署、各三員、林衡署九員、案呈到部、除臨清等處水次四倉管事內官、本部查勘至日、另行覆奏外、看得前項各馬房倉庫監局管事內官、先年設立多者不過二三員、少者止是一二員、以故官無冗濫、事有定規、近年以來、逐漸加添、且如壩上北馬房倉、實在馬止有一百四十一匹、內官添至八員、又如上林苑監林衡一署、原額止有九員、今添至三十二員、其他大率類此、錢糧出納、既有提督等官、以總其綱、又有部屬等官、以分其目、體統相維、罔

有滲漏、所據前項各該添設內官、參考舊額、審度時宜、誠爲冗濫、先帝深究此弊、特降綸音、敕令所司查奏裁革、成命具在、事竟未行、仰惟 皇上繼登大寶、首頒明詔、及將各處添設內官、比欲式遵 先帝成命、一體裁減、此繼志述事之孝、雖古之帝王、不是過也、臣等伏觀詔書、不勝忻躍、謹將各該倉庫監局等處、見在管事內官員數、查具上請、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不惑群議、斟酌事務、繁簡、查照舊額、員數、每處量留一二員、令其管事、其餘俱各取回、著爲令

典永遠遵守，以後如有夤緣，希求濫冒倖進者，許臣等指寔執奏，治以重罪。庶事有定體，而人不受害，官有定員，而事不紛更矣。

題爲欽奉事

鹽法

臣等切惟國家之務，莫重于邊餉。飛輓之利，莫良于鹽法。故我太祖高皇帝，立爲禁條，至嚴且備。以是一遇邊方有警，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邊方得緊急之濟，效速而大。未有過于此者也。但近年以來，法久弊生，世殊時異，冒濫阻壞，廢弛殆盡。開中雖多，實用全無。荷蒙皇上，重慮邊

陲弗靖，蓄積少克，特召臣文恭承聖諭，欲通鹽法

先求弊端，臣等職司邦計，何勝慶幸，敢不驅策駑鈍，仰副聖情萬一，謹將祖宗舊制事宜，及今日各項弊端，逐一條具開款上陳，伏望皇上少垂睿覽，早賜施行。

一革開中引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鹽課，遇有邊方緊急聲息，糧草缺乏，方許招商開中。若權勢之人，請買鹽引，勘合侵奪民利者，犯人問罪，鹽貨沒官。

以是法度嚴明，人心儆畏。近年以來，勢豪之家，往往主令家人，詭名報中，及至赴官上納，則減削價值，下場關支，則不等挨次，貨賣則夾帶私鹽，經過則不服盤詰，虛張聲勢，莫敢誰何，以致資本微細者，歛跡退避，不敢營運。著實濟邊者，坐困歲月，不得關支。及訪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并本部管糧郎中，遇有開中，著實用心者固多，任情忽略者亦有。且如達賊出沒，軍馬屯聚去處，正當多積糧草，以備支用，却乃不行坐撥。一遇緊急，束手莫措，其不係要害所在，或附近腹

商人輸納本色，利子脚價，社減故多，管幹限東也。

裏地方糧料草束，反至有餘，以致年久浥爛，不堪支

用。甚至買窩賣窩，而任其規利。折銀折布，而本色不

收。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通行禁約，今

後如有前項豪強之輩，冒禁中納，事發到官者，不分

內外文武之家，俱查照律例施行。其各該巡撫，并本

部管糧官，今後如遇開中，務要公同計議，照依地方

遠近，定立斗頭，先儘緊關要害，及軍馬屯聚去處，糧

料草束，加倍存積，務勾主客兵馬數年支用，斯為得策。其餘不係緊要所在，酌量緩急報納，以防不虞。若

是遇有開中再收輕齎不收本色及縱容賣窩買窩等項聽本部指實叅究如此則邊鄙充實而軍餉不至缺乏矣。

一革興販私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巡禁私鹽每年差委御史一員專一禁革姦弊疏通鹽法而又行文各該守禦官司及有司巡檢司于該管地方并附場緊關去處常川嚴加緝捕立法至嚴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各處軍民人等爲因艱難缺食不能聊生濱海人家及有硝礬去處私煎小鹽隨處貨賣以致官鹽

阻滯不得通行又有等權豪之徒專買灶丁私鹽假克官鹽發賣經過關津去處其守禦巡司等官畏其勢重不敢擅自阻當任從到處貨賣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通行各處行鹽地方巡鹽御史嚴督所在守禦巡司等官務要用心設法時常巡視但有興販私鹽之徒即便拏問查例發落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叅究不許曲法回護致生別議如此則利興弊革而人皆畏法矣。

一革賤賣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額辦鹽課

俱候邊方開中召商報納糧草許令關支近年以來
惟淮浙官鹽人皆樂中其四川廣東雲南三省鹽課
爲因地寫遠商人多不情愿間有中納者每一引本
地方價值七八錢止得六七分一兩止得八九分計
其邊方所入不及本地十分之一商賈不通鹽法弊
端莫此爲甚合無今後照依山東福建事例本部行
移四川廣東雲南巡撫官督同布政司掌印官并管
鹽官員各將提舉等司每年額辦鹽課除客商在于
先年各邊上納糧草給有倉鈔本司已投勘合見在

守支并舊例存留本處歲用俱照舊外自弘治十九

此論山東等處鹽課不用客商中邊而行

年爲始今後每年額辦鹽課俱照彼中時價變賣銀

本地折色若淮浙鹽固皆邊商關中矣

兩傾瀉成錠批差的當官員責限年終到部轉發各

邊糴買糧草以備緊急支用行之數年果有利益著
爲定規日後悉依此例而行如此則鹽不浪費而軍
餉皆得實用矣

一革買補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運鹽使司
等衙門歲辦鹽課照依額數徵完堆積在場聽候商
人關支百餘年來行之無弊商灶稱便近者慶雲侯

周壽家人周洪奏買兩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張鶴齡家人杜成朱達等奏買長蘆兩淮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殘鹽其實侵奪正課以召物議沸騰人心積怨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將前項報中殘鹽原額引目赴官銷繳價銀照數給還未完之數悉皆停止不許陸續上納仍通行各該運司等衙門今後額辦鹽課務要如法收積聽候各邊商人挨次關支公疏中往往執奏此事不許勢要之家假以買補殘鹽爲名仍前主令家人侵奪商利阻壞鹽法違者聽本部及科道論奏究治如此庶國體不傷而豪強知所警懼矣

一革夾帶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例各處運鹽使司等衙門客商關支引鹽每引帶耗止該二百二十斤但有夾帶餘鹽者同私鹽法立禁最嚴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官豪之家假以中買殘鹽爲名主使家人下場關支狐假虎威縱橫自如或通同鹽灶作弊或倚勢挾制官府夾帶餘鹽每引或三四百斤者有之或六七百斤者有之以致正課虧欠商賈不通鹽法弊

端莫此爲甚，合無本部通行各該鹽運司等衙門，今後務要嚴加禁約，但有商人支出官鹽，各照斤數掣摯，敢有似前夾帶阻壞鹽法者，巡鹽御史并管鹽官員拏問如律，查例發落，如此庶姦人知懼，而鹽法得以疏通矣。

一革越境賣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設置各該運鹽使司提舉司鹽課司，行鹽地方各有界至，立法之嚴，既周且備，但自成化弘治年來，長蘆鹽課節該親王順帶食鹽，及內臣織造開賣鹽價，而回空馬快等船，

亦皆假借黃緣，私自裝載，越界前去兩淮地方發賣，輒稱欽賞欽賜等項名色，橫行江河，攬奪市肆，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今後親王之國免帶食鹽，內臣織造免賣鹽價，本部仍通行各處巡鹽御史，并管鹽官員，務遵舊制，及查照節行事例，嚴加禁約，各照行鹽地方，不許私自越境發賣，其裏河一帶，洪開等處一體搜檢，務在鹽法疏通，商人得利，如此則宿弊可除，而邊儲亦與有賴矣。

一革運司廢弛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運鹽使司提

舉司鹽課司，既設運司提舉等官，掌管鹽課，又設分司判官各場大使副使等官，分理其事，立法之意，極為周密。先年官多得人，鹽法修舉，額辦正課，儘有附餘。近年以來，各該官員，公廉守法者，固有貪懦壞事者尤多，以致灶丁疲敝，日就消耗，鹽課虧欠。經年不完，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本部移咨吏部，今後各鹽運司掌印佐貳官員，務要選用科目出身，素有聲望，久任老練之人，轉補前職。其各該場分大使等官，雖係吏員出身，亦要揀選年力精壯，素無過犯之人，以克其任。仍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巡鹽等官，將各司見任大小官員，逐一從公考察，要見其官廉能幹濟，任內經收鹽課，依期早完，不失原額，相應旌擢。某官貪懦無為，任內經收鹽課，累年拖欠，虧損正課，相應罷黜。明白具奏，上請定奪。中間又有等姦頑無知之徒，欺公玩法，靡所不為，侵欺盜賣，肆無忌憚。查有實跡，應叅奏者，即便叅奏。應拏問者，就便拏問。如此鹽法得人，而百弊自除矣。

為急缺寶石西珠事

大婚珠寶

自古帝王之御天下。不寶遠物。不貴淫巧。一以杜絕
蠱惑之漸。一以培養清儉之德。我朝列聖相承。皆用
此道。以風動四方。自宣德年來。番國罷珍寶之獻。
朝廷嚴收采之禁。正謂異物無益。徒耗財用。矧惟
皇上嗣大歷服之始。一舉一措。關係治體。正宜涵養
德性。屏絕奇玩。書曰慎厥終。此其時也。邇者承運庫
太監龍綬。題該御用監揭帖。開稱卽今舉大婚禮。合
用寶石西珍珠。奏行戶部計處。臣等伏覩祖宗以來。
婚禮之舉。珍寶之費。率皆取之內藏。外人不得與聞。

何至今日。乃敕戶部計處乎。且前代所遺。累朝所蓄。
番珍海寶。悉萃內藏。今稱缺乏。而欲收買于外。臣等
仰荷 聖恩。涓埃莫報。反覆思惟。實難計處。顧惟國
家大婚。敢不仰遵德意。一一奉行。但承平既久。采取
進貢。俱已停止。雖欲收買。何從而得。况卽今內而賞
賜不敷。外而邊餉告乏。自三月以來。未及一年。陸續
運送過銀三百餘萬兩。當此凋弊匱乏之際。而欲辦
此難得之物。非惟勢不可爲。其實力不能支。查得成
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引用儉邪。收買寶石。虛耗庫藏。

逮我先帝登極深察此弊將梁芳及發賣寶石人章瑾等俱置于法至今人心痛快不意今日復有是舉萬一此端一開姦巧之人因而夤緣蠱惑上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先帝初政禁之而皇上初政行之無乃于善繼善述之道猶有未純者乎伏望皇上俯念各處災傷頻仍百姓艱苦無狀賦役科取浩繁庫藏空虛益甚乞敕御用監承運監太監等官龍綬等將內庫見在寶石珍珠逐一選取不必求講但係堪用之數量爲揀用務使舊典不廢而大禮克成仍禁左右近習不許指此爲由惑亂聖聰乖違成憲如此則勤儉之德日隆繼述之孝益盛

得旨不必置辦時正德元年二月疏也

堯舜之治可保其不難至矣

爲一詔令以全大信事

鹽法

臣等切聞詩著克終禮稱謹始惟公斯可以服天下惟信斯可以結人心仰惟皇上當九五應運之期正萬物咸睹之日登極一詔法制具載而鹽課一欵尤爲周悉羣聽維新懽呼動地各該鹽場正在遵行今乃又奉明旨令臣等再議朝野驚愕罔知攸措

且前項引鹽、先帝雖嘗准令納銀隨場買補，後因廷臣論奏，尋復罷止。已而慶雲侯周壽、壽寧侯張鶴齡、出名奏討，至再至三，乃不得已，准令關支，遂使鹽法阻壞，商賈不通，故羣工庶職，每特奏于田夫野老，亦嗟怨于閭巷。先帝隨時悔悟，特優召臣，面受敕旨，惟欲查照舊例，痛革弊端，睿意所發，正謂此耳。本部備將前項事宜開款上聞，不幸仙馭升遐，攀號莫及。然則成先帝欲爲之志，復祖宗不易之法，不有在于今日乎？節該伏覩詔書，除已支賣

外，其未支掣者，悉皆住支還官。今奉欽依，除已納價銀者，卽係未支應該住支之數，及給與引目者，卽係未掣應該還官之數。若未納價銀，則先帝已有

成命停止，故不待于今日矣。邇者陛下俯念內外臣工人等，效勞先帝有年，大行賞賚，命集廷臣多方議處，而帑藏空虛，計無所出，姑從衆議，差官分投變賣各處鹽課，解銀赴京，以備支用。內外臣工人等亦皆延頸跂足，想望前項鹽銀，計日可得。今又准令二家買補，則商賈依舊不行，鹽課何從變賣，而賞賚

之典。畢竟廢格而付之空言矣。且慶雲侯周壽等。姻
聯戚畹。列官列侯。爵享萬鍾。田連阡陌。其所以爲身
計而遺子孫者。不爲不厚矣。前項引鹽。失之未足爲
損。得之未足爲益。何獨孜孜需求。漫無厭足。使先
帝前日之志。抑鬱而未宣。陛下今日之令。濡滯而
不行。祖宗列聖之靈。弗懌于在天也耶。況今水旱交
作。盜賊蜂起。流移內聚。夷狄外攻。地震山崩。日月薄
蝕。又京城內外。霪雨爲災。彌月不止。有識之士。孰不
寒心。彼周壽等。亦陛下人臣耳。亦朝廷赤子耳。

忍獨享富貴。曾不爲之一動心耶。臣等才本疎庸。叨
司邦計。憂積于中。至忘寢食。况當財用匱乏之時。事
勢危急之秋。若復緘默不言。將來誤事。罪臣何益。是
以輒敢不顧忌諱。昧死上陳。伏望皇上獨斷宸衷。
不惑羣議。仍照臣等原擬。遵依先次詔旨施行。

爲缺乏銀兩庫藏空虛等事

國用

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
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
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

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九萬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各六萬兩。給散京衛軍官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冊等項。其餘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收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筭。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貯。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

民拖欠。或詔書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費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三萬四千餘兩。蓋為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分外奏討之數。又征遼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欽賞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荆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共銀一十二萬八千餘兩。

買金進送內府一萬二千五百餘兩。迨上之取用未止。其數未可量指。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并計舊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與新用過銀兩殆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國用何由而不匱也哉。追惟其故。銀兩支用。由于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飢荒。供億加倍。往者此疏所條諸件。其于武廟初。政指陳已甚矣。不待內端一疏始皆切。謂也。皆不孝廟登極。賞賚之費。悉出內帑。戶部止湊銀三十餘萬兩。今次賞賜。共銀一百四十餘萬兩。皆自戶部出矣。往者內府成造金冊等項。皆取內庫金兩。今則戶部節進過金一萬四千八百

餘兩矣。往者戶部進送內庫銀兩。止備官軍折俸等項支用。今則賞賜無名。無益齋醮。多取而用之矣。此銀費所以日增也。以冗食言之。招收投克之匠。傳陞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夤緣權貴。蠹公營私。憑城據社。莫敢誰何。或臣下諫言而裁革不行。或方行裁革而旋復仍舊。根深滋蔓。消耗京儲。此冗食所以日增也。以冗費言之。光祿寺供應。每稱不敷。內監局工作畧無停息。至如玉帶之賜。舊例甚為珍重。近來一概濫賜。克滿左右。名器不無太濫矣。蟒衣之賞。舊

例未嘗輕易。近來一槩濫賞。接踵前後。糜費不無太甚矣。其餘瑣細。不敢枚舉。此冗費所以日增也。夫天下之賦。不少加于前。而軍國之費。乃數倍于昔。又兼水旱之頻仍。賦歛之迫促。民怨日結于下。天道屢變於上。將來時事。豈不誠爲可憂哉。伏望 皇上將冗官冗兵冗匠。及冗食冗費等項。應裁革者。卽賜裁革。應減省者。卽賜減省。與夫無名賞賜。無益齋醮。悉皆停止。臣等今將再議條件。開坐上陳。雖非長策。要皆可行。伏乞 聖明裁處。

一收復官稅。竊惟先王廣山澤之禁。立市廛之徂。使地無遺利。國無惰農。故財用恒足。近年以來。各處空閑山場湖陂。及稅課司局河泊等所。多被王府奏討管業。迺相倣倣。請乞無厭。以此存留在官。十無二三。國用不足。此其一也。臣等伏覩祖訓。凡宗室分封。各有常祿供給。其一應田土稅課。並不該載。蓋以天下之財賦有限。軍國之費用無窮。不以嗇此豐彼。損公益私。亦明矣。合無戶部通行天下稅泊司所。但係王府奏討管業者。不分年月久近。盡取還官。仍行撫巡。

等官。查算各該司所歲課所入。照依見行折收錢鈔事例。每錢七文。折銀一分。鈔一貫。折銀叁釐。行令各府類總起解戶部。其山場湖坡田土等項。除見管業外。或有王國改遷。被人侵欺隱占者。亦行撫巡等官從公盡數查出。令有司召人應佃種者。照例每畝徵銀三分。應漁牧者。量定則例。收取花利。各赴該州縣上納。類解戶部。以備各項支用。

一修舉邊屯。竊惟足邊之道。屯田爲本。蓋進戰退耕。得寓兵於農之義。自種自食。無千里餽糧之勞。如李

牧之守鴈門。克國之備金城。是其明驗。我朝屯田之制雖存。修舉之法不講。年復一年。馴至大壞。先

帝博采廷議。嘗命科道等官。分投清理。然但止于腹

屯田之所。重在邊方。

裏未及乎邊方。臣等訪得沿邊屯田廢弛尤甚。近便膏腴之田。既侵奪于權豪。鄰境堪種之地。復牽制于禁例。又兼租額太重。軍士不堪。往往逃竄影射。拋棄厚業。遂使禾菽之地。盡爲草莽之區。似此宿弊。難以枚舉。子粒既缺。則倉廩必虛。倉廩既虛。則軍餉自乏。比來戶部運送糴買銀兩。年例之外。加至數倍。內帑

空虛大率坐此。除遼東另行外，合無戶部請敕數道，付順便公差人員，齎付各邊總制巡撫大臣，會同各官，將原額并新增屯田，逐一清查，除見在軍士領糧外，中間但係權豪恃強奪占年久，務要從公追究改正。其餘空閑拋荒地土，設法處置。著令各該衛所軍餘，或附近人民，盡數開墾承種，寬限二三年，待其成熟，然後起科上納子粒。如豪強之家，仍前霸占，不即退還者，即便指實參究，治以重罪。仍追每年花利入官。其或租額太重，量爲遞減。奏聞定奪。鄰境之地，果係

即今起科入額亦可也

如豪家有占種者不必追改

膏腴可耕，亦要隨時酌處，不必拘泥禁例。務使官軍有警則進而征操，無事則退而務農，食既可足，兵亦有賴行之歲久，獲效必多。事完之日，各將清查處置過事宜造冊奏繳，仍造青冊送部查考。

一查勘官地。查得弘治二年九月內，節該給事中等官鄭篤等查勘順天保定等府已故太監莊田造冊前來。本部議擬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這各莊田欽賞年久，其人已故，本都當入官，但中間有轉賣等項，今定與例不及二十頃的，仍與見管業之人耕

種照民田則例起科納糧二十頃以上至三十頃酌量除五頃三十頃以上的每三十頃遞除五頃留與管業之人耕種納糧不願耕種的聽餘地並收入官其有本主見在的仍管業不動認種納子粒的著種納辭退無主的召人佃種以上地畝糧數還着原委官分撥取勘明白造冊備照但經今年久各該先後欽賞莊田業主存亡不一若非差官整理中間受價典賣朦朧乞討等項姦弊百出不可悉舉合無照例選差給事中御史本部屬官各一員請敕前去會同

順天直隸保定等府巡撫巡按將各該內官節年奏討并欽賜各項田土除見在外其已故者通行取勘要見是何內官何年奏討何年病故原賞頃畝若干有無包占民田在內卽今何人耕種何人收租其家人弟姪恐被勢要奏討有無投託見在太監勳戚等家稱作已賣及佃種并隱匿等項情弊務要吊取文冊照查原撥四至盡數清出遵奉先帝敕旨量爲遞減其已管業之人悉照民田則例每畝三分起科有不領種者行令有司召人佃種各將租銀送附近

并該管州縣上納類解戶部以備各項支用仍將佃種花名田地頃畝子粒數目通行造冊奏繳仍造青冊一本送戶部備照如此則上不失公家應得之利得旨本內所開事件俱依擬行下可革姦人隱占之弊矣

爲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

賣鹽織造

先該內承運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往南京織造段疋所用數多臣等查得成化年間織造准與長蘆引鹽五萬引弘治年間織造准與長蘆引鹽三萬餘引并兩淮鹽引銀兩尚且不敷今若止

領前銀六千餘兩到彼并工織造使有不足臨期何由措置臣等又查得弘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該署庫事尚衣監太監秦文等奉敕南京織造孝宗皇帝准與長蘆引鹽二萬引陸續支過八千引其餘一萬二千尚未支領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未支引鹽一萬二千引陸續支去變賣銀兩隨路收買併工織造等因具題奉旨戶科叅看爲照鹽法先因織造等項阻壞已極方行差官整理又復動支則邊餉日見缺乏况近該言官交章論列未已雖奉前旨

事委室礙宜從抄出施行隨該工科等科右給事中陶諧等題爲懇乞停止差官賣鹽織造事工部及臣等各奏停止節奉欽依公用缺乏只照前旨行不必來說臣等仰奉明命寢食不安竊謂陛下不宜偏聽左右近習之言至于若是其信且篤也古人有言曰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此名言也惟陛下熟察之臣等又聞之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若陛下行不當道不志於仁阿諛順旨當言而默固非臣等以言爲職之

義亦豈君子事君之道哉且今供應段疋固不可缺而當此之時差官賣鹽其於國政甚爲不可臣等敢歷爲陛下陳之杭嘉蘇湖松應天等處適年以來差官織造民不堪命恭遇皇上龍飛渙頒明詔俾免各處織造內官方逾一年而復差官是蕪息之望方慰而憔悴之政旋加此朝廷自違明詔失信于民其不可者一也我國家鹽課之設專爲給邊祖宗之時立法甚嚴爲例甚博近年以來一壞于王麻之求討二壞于內官之織造三壞于皇親勢要之占

種而法與利有不可言者矣。頃因庫藏空虛，朝廷議差大臣整理，庶幾商賈復通，國用可給。今又准令支鹽變賣，則將來商賈誰不聞風歛跡？况夫網利之徒，如譚景清輩，又將夤緣附帶，公十私百，姦弊滋蔓，莫之能究。差去大臣，整理何事？此朝廷自壞鹽法，以虧國計。其不可者二也。天下州縣之狼狽，夫役之勞苦，莫甚于河道一帶。况連年北直隸山東水澇，不絕，飢饉荐臻。楊州迤南寺處，當人相食之餘。若前鹽一發，則隨路州縣之供應，夫役之運送，勞費何堪？况所差內官，多不循理，縱使群小虛張聲勢，恐嚇官吏人等，索取分外財物，一不滿欲，非法捆打，生事害人，固難悉數。此重困哀弊地方，其不可者三也。南京祖宗根本之地，陛下所宜軫念者。况近年災異，南京居多。若復差人騷擾，意外之變，難保必無。是輕視根本重地，其不可者四也。先皇帝時，該太監龍綬等題內官趙純支鹽織造，後因陳言修省，先皇帝時降旨停免。皇上卽位以來，災異之生，旣甚且多，非特陛下修德省身，尤宜汲汲，反差官織造，爲此

失信壞法困民貽患之舉，是不能修德敬天，懋隆大孝，其不可者五也。凡此五不可者，一舉而兼有之，此豈臣等所宜默。陛下所宜深信力行者哉。伏望

皇上特昭宸斷，將差去內官，卽與停免，勿謂已行，憚于改更。如果段疋缺乏，敕令該部作急區處，行令南京工部及守備衙門督同織染局責限成造送用，以昭儉德，則用人媲美堯舜，改過匹休成湯，而天下之必幸有不足言矣。必

題爲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

賣鹽織造

先該內承運庫題該內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在
南京織造段疋，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支引鹽
一萬二千引陸續領去發賣銀兩，隨路收買諸城紅
花絲料、顧覓織挽等匠併工織造等因，具題奉 聖
旨，引鹽未支過的，准他陸續支用，隨該工科等科右
給事中陶諧等又該四川等道監察御史杜旻等各
具本俱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查得先該太監秦
文奏稱織造不敷，要支長蘆引鹽陸續支領買補絲
料應用等因，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長蘆引鹽准與

二萬引欽此。續爲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節該本部會同英國公張懋等議得內一件清鹽法。查得織造段疋。先年原無支鹽事例。今後內臣織造。再不許奏討。違者許戶部該科論奏等因。具題。弘治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等切惟我朝運司鹽課之設。專備各邊糧草所需。其爲利最多。其得效甚速。是以行鹽各有地方。私販累有厲禁。非邊報之緊急。不許擅開。非商人之正名。不許代支。祖宗立法至嚴且備。初與工部織

造段疋。略無相干。蓋自成化弘治年來。織造內臣。惟欲圖便已私。却乃夤緣奏討。馴致鹽法大壞。邊餉不充。節經本部論列。及府部科道等官建議。今後不許奏討。荷蒙 先帝俞允。俱各停止。陛下登極。詔書又復申明禁例。既將 皇親買補殘鹽一切裁革。續命風憲大臣再行清理。內外人心莫不忻幸。以爲鹽法自此疏通。國計有所仰賴。今織造太監崔杲。又以先年支剩引鹽一萬二千引爲言。欲要陸續支領。隨路變賣。誤蒙 聖聽。特與准行。緣滄州之南。卽非長

蘆行鹽地方若果准其越境貨賣則隨行人役必至假公營私無知小人又將乘機附搭各官以欽命爲名關津莫敢盤詰以百而夾帶至千以千而夾帶至萬展轉興販漫無紀極時價因之低賤商旅爲之阻塞萬一各邊聲息不絕支費芻餉不貲臨期雖欲開中誰肯趨赴報納緩急無備爲患非細鹽法之壞弊正坐此是前日所布詔書殆爲虛文而近日所差大臣亦爲徒設矣伏望皇上克謹天戒俯念時艱以群議所當信從近倖不可偏聽慎重鹽法預備邊餉

收回前項成命停止織造差官合用段疋敕令工部另項處治供應以省勞費天下臣民不勝幸甚其或果如聖諭公用缺乏必欲施行則該部自有班匠抽分等銀可以支給應用所據長蘆引鹽決不宜冒禁支賣以壞祖宗之法臣等待罪民曹呀司國計事關利害分當盡言豈敢曲意奉行以致債事誤國伏乞聖明留意等因正德元年九月初一日具題次日奉聖旨只照前旨行再不必來說欽此臣等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夙夜憂懼寢食弗寧緣織造賣鹽

姦弊多端難以備述科道之交章臣等之覆奏無非爲朝廷紀綱惜也顧乃未蒙俞允且令不必來說詔旨一頒舉朝驚愕咸謂陛下英年睿質聖德方新舜之舍己從人湯之從諫弗拂正宜取法以隆政治豈意陛下未察一至于此豈臣等之心忠誠扞格而聖明未之信耶抑豈左右之人壅蔽掩飾而陛下未之見耶臣等猥以凡庸叨承委任事關國計豈敢循默依阿蓋以織造內臣支鹽變賣必自長蘆之北越過兩淮之南久慣興販之徒乘此機會

附搭况許陸續支用則經年累歲何有紀極私鹽盛行官鹽阻滯異時變賣邊儲缺乏將何所賴且內臣一出騷擾地方撐駕馬快官船動以數十餘隻起取沿路夫役何止數百餘人漕河軍民豈勝困苦及長蘆運司先年支剩引鹽各邊奏開俱已盡絕今內庫段疋旣稱急缺若使到彼無鹽支給豈不反爲誤事所據賣鹽織造揆之事體委的窒碍難行臣等斷不敢曲意奉承以資奸人無厭之貪以貽鹽法無窮之害伏望皇上俯察群情特昭宸斷收回前旨其織

造段疋不必支賣前鹽所用價銀本應工部出辦但

以鹽課移作織

今差官事迫合無本部權宜處置將長蘆鹽一萬二

造公用已非舊例但勝于奏討販賣其弊多端也

千引每引折銀一兩共銀一萬二千兩除太倉銀庫

查係專備各邊緊急糧草支用難以輕動外暫于本

部見收鹽價并別項銀內那湊前數給與崔杲等收

領前去以克買料雇工等項支用如此庶鹽法可清

邊儲有賴省軍民挽運之勞免漕河騷擾之患而

得旨不必數奏擾

皇上修德弭災之遠圖經國籌邊之急務諒亦不出

此矣

為急除群姦以保聖躬事

除姦

此即六部公疏李空同第十也自應入公奏疏中

伏惟人主以辯姦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况羣小作

朋逼近君側社稷安危天下治亂所係者乎臣等備

員股肱當主少國疑之秋仰觀天象俯察物議瞻前

慮後憂心如割至于長嘆涕泣而不能自已輒敢昧

死為 陛下言之蓋寧盡言以死不忍苟容以生此

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 朝廷日

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

清癯細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

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球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繼之以夜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姦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私殊不思赫赫天命

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方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身起居失節將此輩壘粉菹醢何補干事可不畏哉可不懼哉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

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

臨終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信群小置之

左右爲長夜之遊姿無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

前古闔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

平之具臣矣。事干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緣係急除群姦，以保 聖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奉 聖旨卿等所言，皆是愛君愛國之意，馬永成等，朕自處置，但凡一應事盡皆停止。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樵李巢鳴盛端明參閱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務政本以足國用疏

公會試入都上此疏在今日未有不自以謙疏矣

臣幼叨士籍長厠鄉書荷卒成于壁水愧乏報于涓
埃常慮生有忝于明時而死無聞于後世深以為懼

念昔漢文帝之時海內富庶，幾致刑措，徒以戎狄不臣，藩屬不職，賈誼以病瘡且痹爲之涕泣，况今民貧財竭，師弱刑繁，腹心內病，風邪外侵，失此不理，恐成錮疾，使誼生其時，當何如哉？臣無誼之才，有誼之心，懷此耿耿，十年于茲矣。每以踪跡流賤，無階上達，頃以會試來京，伏聞邊塵不清，餉運告病，上勞宵旰之憂，下費廟堂之議，勢甚急而事至要，于此有懷而不吐焉。則生有愧色，死有餘辜矣。故寧言之而取譟，妄僭冒之愆，毋寧不言而坐緘默玩視之罪也。伏惟

陛下大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萬分一有可以補裨者，死且不朽矣。臣聞議者欲發內帑之藏，外郡之積以濟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內外之藏，所以防倉卒之需，城守之具，水旱之備，故常見其不足，未見其有餘。且天下之事，每每出于意料之外，設有不虞，曷以備之？况州郡之吏，間有乘此以射利者，人士喧騰，街巷聚議，耳聞目擊，所不敢言，是何異剜心頭之肉以醫眼下之瘡，竊爲陛下不取也。至于內帑之藏，數亦有限，鹽鉄之議，蓋亦末務，他如權宜措置，間可

施行要亦巧取于民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且財之生于天地者無窮而出于人力者有限。先王之政亦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耳。今之地卽古之地。今之民卽古之民也。昔也軍國之需。仰于西北而有餘。今也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故矣。臣愚以爲地有餘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力。宜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濟兗之地。非古井田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臣嘗榜舟過之。荒沙漠漠。彌望丘墟。間有樹莢。亦多鹵莽而不精。緩怠

而不時。至于京畿之間。亦復如是。往往爲之傷心飲泣。撫掌深嘆。計此度之。雖邊郡應屯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是耳。大抵官非其人。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貪併于巨室。硤确之地。荒失于小民。而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于鹵莽。困賦稅者。一切拋荒。而農業隳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專商者危。入不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亾。有人于此。千金之產。置弃不理。顧乃遂商賈之微贏。漁閭閻以

取息。日出其筐篋以禦外侮。不待知者亦決知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鉄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已之謂也。即此論之得失利害。固有不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爲莫若取一于農。務力其本。大爲一勞永逸之圖。沿邊諸郡。則倣趙充國屯田故事。兼以晁錯募民耕塞下之議。參酌損益。選大臣通兵農之務。兼軍民之情者。摠專其事。選京官之識見明達。幹理精密者。分督其事。段界坵畫。區折

此時邊屯尚可清理

畝分閔其強壯。優其食給。隨地所宜。務力于農。乘所餘閔課以騎射。而又教以禮義忠信之道。兼之坐作擊刺之法。視攻農之勤怠。按莠習之工拙。會歲收之贏縮。以爲刑賞。仍于要害之處。列屯之外。高築墉墻。負墉爲廬。往來之所。狹通甬道。夾道植樹。夫負墉爲廬。則內得以安居。而外難于卒攻。夾道植樹。則人便于往來。而騎難于馳突。又于墉外廣植榆棘。稍有烽警。列營以俟。隨方禦之。虜亦無自而入矣。借曰失利而入。則合各屯之卒守于外。發邊郡之卒攻于內。內

外受擊。彼亦安得而善其出哉。臣嘗攷之。韓重華之在唐。釋罪吏耕邊田。歲償官逋四十萬斛。又募人爲屯田。歲省度支千三百萬。軍不病飢。寇不爲害。韓愈稱之以爲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厥後大臣持其議。中國遂坐耗。俄頃之間。暫作暫止。灼有明驗。夫亦在乎人耳。至于腹內西北諸路所係甚大。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以東南之法。權宜治之。必得如漢之趙過。召信臣。國初之陳脩其人者。分方經理。相原隰之宜。立旱澇之備。定肥瘠之區。寬稅賦之額。居止而作者。

使循其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湖蕩之間。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貧民則給以食力之值。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庸食之費。田成之后。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樹藝。藝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興矣。至于京畿之地。尤在當急。白茅黃葦。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議瀕海之地。築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則直沽一帶瀕海之地。

悉可耕也。脫脫嘗于近畿之地募人耕種。一歲之收。

可得芻糧百餘萬。此則西山四面近畿之地悉可耕

而無其惜不能惟廣之耳

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

齊。計畝爲區。爲屯。度之以里。繚之以垣。環屯星列。周

廬基布。使天下曉然知皇都之尊。根本之固。守之以

恭儉。明之以賞罰。十年之後。國用漸贏。于是寬賦稅

以舒民困。厚祿秩以禮賢士。興學校以明禮義。如此

而國勢不尊。天下不治。禾之有也。若夫措置之方。規

爲之密。則必寔求其人。親履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

變通之。乃爲可耳。夫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危

者亦憊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爲首。又况

天下之事。未有積久而不變者。倚之重者。禍或伏焉。

利之大者。害亦如之。然則今日之事。固未可專委之

東南也。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此亦其時矣。伏望 陛

下博叅群議。獨斷宸衷。請舉一隅之地。小小試之。或

要而邊閔之地。或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者。經畫

區分。而又益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何。

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居然可見矣。如日常言冗

熟難于信用。巨室兼并。難于清復。因循苟且。難于振作。雌黃疑似。難于折衷。則非臣所敢知也。艸昧疎賤。干瀆天威。不勝驚戰怖慄之至。

○ ○ ○
扶植國本疏

公在憲廟時。劾二奸。歷事四朝。皆有說論。謀者以臣惟人君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加于欺罔。

為名臣之首。不為誣也。

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禁。鑿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

甚。人民流徙。別郡京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恕不加意。執至若

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艸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

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費。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于劫掠。道里難進。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賚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隣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氏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

下爲明聖聽納之主。莫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爲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于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于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僭住京師。多方夤緣。誣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吐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

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減矣。下人師之。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從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

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狼。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爲不足。所在風擾。汪直不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陛下。陛下專擅。訪

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梁芳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于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于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于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進于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后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訊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急除權宦以禦大亂疏

除權宦禦大亂



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嘗試一身之禍以幹回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群雄並起我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孝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陛下當時顧命之言

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陛下爲太甲爲成王而欺腹誹而自侮無所不至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奸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

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謂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面倨之，鴻臚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某部，與某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喝向東作揖，故謂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偏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爲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朝宁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于太祖，遵守于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祖宗耶。大臣擇于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

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
俟命獨存。是明不足我。孝宗故與。孝宗抗也。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太
皇太后。皇太后時被離間使。純懿之主母。忍下
家奴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
宦不能庇。祖母。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
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爲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讒間
榮王。徑遣之國。致陛下于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爲
陛下私危者。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

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
不能庇其身與叔耶。蕃王金枝玉葉。陛下同潢派
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陛下尊爲天子。容
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
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爲天
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勲
則親與都督等官。皆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
也。劉瑾唾罵騙索。任情中傷。今日繩其弟兄。明日繩
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閑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

鉄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盡失勲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爲民充軍。又某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也。劉瑾敗。群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

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閔廢罷黜。致陛下盡先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艱難。或由勲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搥手犯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

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于內庫，非欲為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為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閑防之屋，多于內府，非欲為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回祭掃。異同後來卒成時逆之功號非天耶為張永所阻，信有之。則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聞

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而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匱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匱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天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上夷縱橫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

方誅求。剝削匱竭之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爲言。是劉瑾卽未自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謗毀。謂亂起。孝宗至頒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剷革姦弊。曾不思。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爲

君者諱。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况誠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淫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糧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灶戶。今却追巡撫巡鹽。枉道回家。僭宿駟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却發爲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卽三五百兩。繼卽一二千兩。繼卽一二萬兩。

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饑虎，廉者如乞兒，至于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悉多如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陛下少霽顏色，將臣面請兩宮，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如臣之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無仇

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

無名奏內廷之時，

劉瑾帝欲一二當德以爲明公此

撫之起，臣宜以知己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

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知

救。昔崔洪薦郅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

山薦顏杲卿，杲卿計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

公論，忘宗社至計哉。伏望陛下獨奮乾綱，大義割

愛，公處劉瑾，以謝天地。謝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

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

皇明紀事本末 卷之一
慶幸討戮宦賊承緝福祚疏

討戮宦賊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

典刑以大洩 天地

張五既誅 禮人方靖功公爾發此疏可謂天 祖宗臣民之憤爲我明萬萬

年至計臣驚喜慶幸

臣不佞之節 祖宗在天之靈 陛下嗣天

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

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凌躐同類摧剝羅織天下之人

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此聞遣榮

王之國修行宮致 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

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

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

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

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况 陛下爲華夷

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榮王已之國賊瑾當

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

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 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

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下爲 皇太子

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 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

遣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况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于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

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艸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旣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齋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瞻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厯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官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

心預防而早辦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闕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三宮

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托瑾故致亂。今是而兼托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托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托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托保無瑾繼是之兼托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

蜀窺窵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于冢宰。九伐掌于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失刑。夫爲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仇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

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當魁弗正。亂何時用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朝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狡狠回適。贊逆賊以亂人國。睨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于既往。

此蓋指長沙耶。詞嚴義正。真古之遺直。

生未宜失賊也。誰爲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

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夫望陛下法古。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

用孝宗舊人。脩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

而網漏者。則聖德日允。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藁。隨本上進。非欲銜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閔老病疎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選輯

徐孚遠闡公

吳培昌坦公

攜李巢明盛端明叅閱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論寧府用溜璃疏

寧藩琉璃

臣日者審寧殿下累乞溜璃瓦重荷

聖諭於引錢

此雖一事亦以逆折奸萌

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仁廣大



惇敘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爲無見。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異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寔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後又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爲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

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與于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蟻蠹，益殿下見移東寢，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葺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謂科罰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計無自出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

少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葺。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顏垣朽柱。東柱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爲。割財內帑。爲之未過。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

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尚質。示樸以垂憲。故如此也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曠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

法古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顧若無右于賢王臣罪歿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後迂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 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主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 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于臣言伏望 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

請復常平疏

江西常平

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歿者矣故預備之計於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泰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規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冒領適長市道之奸

抵斗追還。竟諧里老之計。公催稍急。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爽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姑未槩論。試以有司言之。六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糴本羞澀。

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囚。則勒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况今法日以弊。難開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群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熄之復炎。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所當預慮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妨正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 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閩。擁護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

餘、垂仁加卹、特 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西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役、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黜罰、毋輕差遣、使絕較轢、樂於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蓋堅、不

限不停以補官之、臣又見凡問口外爲民邊遠充軍、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奸、無益事實、乞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兇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叅審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歿、律雖不摘、情實猶重、并窩藏強盜、資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勸穀自五百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繇撫巡叅

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於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學行簡富戶量加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侵費專厥收受各日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糴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糴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

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糴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糴仍別查弘治十四十五十六二年放過饑民稻穀量追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厥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賤糴如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一石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萬石所二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叅定殿最軍職管事酌取去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

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畧，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一分，春借秋還，轉相周助，民樂表異，似亦有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爲急者，伏惟 聖慈留意。

藍鄆捷音

討平流寇

迺者四川大夥流賊藍廷瑞、鄆本恕等，本皆小醜，輒

逞元兇，猖亂歲更二三年，身合人餘十萬，私造軍器，建五方旗旌，僞授職官，而鑄萬戶府印，干紀僭號，始起釁於兩川，攻城殺官，遂流毒於三省，殺人難以數計，劫財無有紀極，軍民妻女爲其姦擄，鄉市房屋爲之燒燬，所過屠戮，厥罪貫盈，致厯 聖慮，命官興師，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等仰體 皇上欽卹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心，屢給榜文招撫，有能自首及自相擒斬者免罪，詎意各賊執迷不悟，陽則節稱聽撫，以計緩我師，陰則益肆劫殺，以戕害人命。先該四川在

於門枕城峽等處，後該湖廣在於鎮坪茅坭地方，勦殺大敗，逃散不多，但以首惡未擒，遂致復聚爲患。攻燒營山縣治，殺死僉事王源，陸續添虜，又至萬餘總制咨臣整兵征勦，又咨陝西都御史藍章，行副總兵閻綱等，統兵副使來球，監軍侯原委，湖廣紀功御史何棐，分守左叅議方璘，分投監督都指揮李玉，樊燁，所統辰九等衛，并永保等司漢土官兵，一路西由漢中約同陝兵，一路東由大寧，直趨通巴，俱會同四川守巡等官，至叅政曹祥僉事李恕，今陞按察使公勉

仁、右叅 錢朝鳳等督領軍兵鄉勇人等，屢次擒斬功級及先後調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統領軍兵三千前來金州，協力戰守。今該監軍紀功御史何棐叅議方璘呈該中哨領兵都指揮李玉報稱，統督永順等漢土官兵，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追至陝西石泉縣熨斗坭地方，賊見官兵追急，及因無得搶擄，叫願聽撫。彼欲不聽，但各哨官兵追趕未齊，只得用計撫。令到於四川東鄉縣地方金寶寺聽撫，及引賊差小老人何坤等三名，并保靖宣慰彭翰，亦引小老人李

萬良一名執旗吏何定馬湖土舍安宇并鮮永金等亦引小老人譚文章楊相馮軫劉宗四名俱來告撫於本年五月初八日蒙總制會臣給與牌榜責限六月初八日齊到金寶寺十二日前赴達縣軍門投見若有變詐違限就不准撫即便會兵勦殺遵奉節次差人催促前來及合哨湖廣保靖宣慰彭翰茅岡崗長覃良佐四川領兵署都指揮李蔭西陽土舍冉震等先後各到圍隨安宇何定通判第五德緊隨賊後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亦督發副使來球監督副總

兵關綱領兵在於延昌關守把都指揮金冕領兵二

千圍隨營賊到川境竹峪關等處寇盜情形今昔同律任勦撫之職者可以爲鑒。自知罪惡深重賊首不宥意圖隨路延至交秋田野稻熟得以搶食乘

隙逃走十日不見前來致違前限纔於十四日方到浪洋寺相離金寶寺尚遠又不肯來在彼依山分營駐劄使人到哨會說要將伊等人衆撥與營山縣或臨江市地方一處安插方去聽撫彼時明知賊計變詐只得含糊應答令其來哨會話又不肯來投見勦要旗牌官員質當方令鄔本恕先來見過回營然後

藍廷瑞來見，呈文仍稱平司衙門字樣，俱送軍門看實。又在松樹埡劫擄姓袁人家，將男婦二人割耳及割去腦皮，詐已顯露，但因圍隨兵衆，不能脫走。訪得自十一日起，餘黨乘夜走散數多，恐被賊首脫逃，只得設計擒拏。間十五日，藍廷瑞又將擄得幼女一口，詐係伊女。藍云女送與彭世麟爲妾，意要將伊和縱。彭世麟暫且收下，設計要請各賊首到哨會親會話。何定安、宇令、藍廷瑞、毋舅族屬鮮永金等，設計引誘出官，有藍廷瑞、鄔本恕，并大小賊老人總甲王金珠。

李尚鑾、冷玉珍、王守忠、陳凱、李忠、相潘秀、山謝金舟、張萬友、趙永清、余春、李彪、馮宗、何伯陽、馮軫、胡櫛、劉倅、任文輝、宋金邦、劉漢陽、苟永清、曹紀、李萬良、陳珊、劉渭、何坤等二十八人，俱於十六日齊到本哨，遂被伏兵盡皆生擒。攘開間，餘黨聞知，散亂奔逃。隨發官兵追殺，除射殺身死，不曾割級，并淹死不笑外，通計共擒斬四百四十名，口顆副，奪獲騾馬六十七頭匹，賊衣六十一件，腦包一十一箇，旗五面，鎗刀一十四根，把銅鑼一面，神像一尊，角帶三條，道印一顆，銀四

十三兩四錢八分。布三十疋。斬獲馬尾七尾。砍死騾馬九十餘頭匹。并稱各賊告願聽撫。臣又差藍廷瑞母鮮氏。母舅鮮永金。戶內藍相藍永金。姨夫吏何鸞。節次入營招撫。節回聽撫緣由前來。緣前項流賊日久。詐猾不來迎敵。惟務速逃。疲我官兵。追逐乘隙。肆劫掠。已經總制會臣議行清野之法。示令居民。近者搬移入城。遠者擇立山寨。將人口騾馬糧食盡行收保。賊來則堅壁拒守。賊過則趁時耕種。賊果艱於搶食。虜騎逃過陝西。彼亦如斯。因是勢窮內屈。又被

官兵追緊。意欲再假聽撫。延緩至秋。田野稻熟。豈意官兵湊集。圍墮深厚。只得跟隨前來。探知臣等先已分布。賊心疑懼。遲延違限。止到浪洋寺。依山分營散住。不肯前來投見。致被永順土舍彭世麟并各哨亦各有人。何定安宇等。又令鮮永金何鸞等。在內設計。將各賊首誘出。盡數擒獲。止有小老人廖麻子一名。逃走。未知存亡。餘黨勦散。除已獲外。其餘鑽林散逃者。又行嚴督各哨官兵四散分投追勦。及嚴令領兵等官。并各處地方守隘人員。遍搜山箐。務期盡絕。若

散走十人以下者俱要生擒解審二三十人以上執
有兵器拒敵者方准首級耳功以杜妄殺總制又會
臣出給告示者發去各該州縣鄉村地方張掛曉諭
但有逃散賊黨或三五人或十數人爲一夥躲在山
林逃命者許照奉勅諭內除首惡不宥其脅從之
人有能自首免罪事理俱赴所在官司自首與免本
罪審發回籍復業優卹不許官兵把隘人等阻拏報
功如此則散賊可以盡滅地方可以保安靖矣臣等
議照藍廷瑞鄆本恕首倡爲亂王金珠李尚鑾冷玉

珍等同惡相濟始稱順天括地掃地三王一十八總
旗上僞書貪王天子後改八大老人總管四十八營
小老人藍廷瑞仍稱總兵官收掌萬戶府僞印遇有
更換老人總甲等項印給批帖追獲見在似此罪惡
貫盈神人憤怒是以天奪其魄即今首惡盡擒餘黨
勦散軍民胥悅地方已安此蓋仰賴祖宗在天之
靈皇上無疆之福聖謨神武施及遐方總制洪
鍾籌畫周詳與鎮守等官叶心贊理是以將士用命
成此武功臣愚陋無能不勝欣躍慶幸之至除將首

惡藍廷瑞等俱發湖川二省三司等官會問取招通行解京及散逃餘黨追捕盡絕并將見獲功次發與紀功御史等官何棐等紀驗外緣係捷音事理謹具題知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嚴治內侍侵盜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

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爲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爲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宮太監亦發海寧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羣盜效尤國計一

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為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奸。乞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得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羣奸屏息，積弊一清矣。

題私開倉廩擅收料苳侵欺錢糧事

內犯付法司

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內使任

信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苳二十九石，倉官徐鈞、減等杖罪，具奏送審。奉 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 太祖慎重刑獄，鞠於刑部，而讞於大理寺。然後告成于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也。竊意終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

具存為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願幸

正法守疏

法司治獄

廠衛可以察小奸而時梗大法公為刑官每嘉靖二年該太監崔文題為分豁妄捏虛詞陷害良

方爭之先朝大臣風靡如此

善事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

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諸

奸細鎮撫司鞠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

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

武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

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

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

繼擅權凡意中憂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

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 陛

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

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奸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

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

庸愬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

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日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

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况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况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爾有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重惜事體以正

朝廷疏

逮問府官

聽奸民一面誣評之言逮問職官甚傷治體安得如近該東廠太監芮景賢受民趙紀詞狀奏奉 欽依

貞肅公者時發昌言哉

差錦衣衛官校拏解知府郭九臯等來京問理一事

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

允納昨者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

贓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來京待到京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

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久隱功田被知府

郭九臯問發伊男趙文子充軍仍許愬九臯并同知

張守接受馬甫廣等金銀致死人命等情臣查得定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着撫按官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同臣與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皋同知張守定國公奏內事情從公查勘續據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紀違例投獻捏稱馬甫廣等霸占等因已經都御史孟春會同具題外據今趙紀所告前事則是撫拾原

勘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迹姦弊顯著法當懲治奈何反開告訐之門遽興拏官之獄况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守今天下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按衙門。祖宗以來守爲成法况東廠原奉 勅諭責在緝事專爲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干人命贓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受理又不當輒與聞奏趙紀縱有冤枉重情自當赴本管上司陳訴若有見監人犯亦合具本奏行法司不

應驀赴東廠首告。今芮景賢昧于事體，輒受民詞，旣以聞之。陛下。一時未察，不宜付之所司，輒差官按拏解。今日舉措委于事體，非宜。且陛下之言曰：待拏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臣謂朝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拏解之舉，已爲法外之事。臣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朝廷行政，貴識體要，人主爲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臬拏解到日，鞫問貪酷是實。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設或趙紀所告涉虛，九臬被逮而

歿，則虧損聖德，孰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真僞不辨，而九臬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紲，道路興嗟，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國家待士大夫之道也。況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衆，徒使拏解到京，終是難與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朝廷所損非輕。臣愚乞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主先入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明旨，將知府郭九臬提解永平府聽理，將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

北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郭九皋等贓私是實人命果真然後拏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爲天下貪酷官員之戒實爲未晚若趙紀所告事出誣妄則亂法之姦罪在不赦亦乞 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失法令自行議論自息 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昧冒進言無任隕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查處皇莊田土疏

查處皇莊

節該戶部題先因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未姦猾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倖勢要之官具奏建爲皇莊臨近居民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撫按等官查勘等因已經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委官親詣各該 皇莊處所從公查勘通行去後續因傳奉事理該部執論及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等因題奉 欽依是畿內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間設謀投獻管莊官技人等因

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羣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僉事兼管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錢銀，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欽此。節該部院等衙門，題奉欽依，差臣

等前去查勘，臣等切照 皇莊及 皇親功臣各項

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占混奪之弊，積襲已非一朝，爲厲之階，實起於姦人欲盡規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之弊，則壞於勢家，盡奪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節經委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益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徧少奸徒，盤據窟穴，是以